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

焦太史總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目錄

南直隸

知府

李習

陳瓊

魏觀

王觀

姚善

陳彥回

黃希范

徐安

况鍾

趙豫

郭濟

周濟

孟祀

沈性

冷觀

張芹

張文

陳實

林鍾

曾仲魁

吳一儒

范楨

同知

許榮

石允常

陳諤

李錦

梁景行

推官

吳時來

知州

甯直

顏木

州同知

盧熈

州判官

王相

姚旭

知縣

伍洪

汪致道

周德成

顏伯瑋

鄭恕

嚴祿

俞益

劉諒

邱琦

周盛

王卿

王鈇

錢鏞

林一陽

王儼

縣丞

劉亨

劉幹

主簿

唐子清

申鑄

典史

黃謙

周鑄

教授

賀鈞

教諭

楊訓

祝金

秦約

胡璉

訓導

王行

韓忠

山陰張汝霖

全校

吳興茅元儀

錢塘徐象標

梓行

焦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

南直隸

知府

太平府知府李習傳

郡志

李習字伯羽習自幼老成莊重治尚書肄經義程文積有年始勿通諸經攻性理之學往往涉于闕博求者日衆負經濟之才以南人見擯斥然亦志趣隱遁不自炫鬻延祐初遊京師館元明善尚書家代爲述作甚多明善恥爲上客四年領京師鄉薦試題渾天儀賦一時士人不能措筆習能記其詳悉鋪叙爛然

明年下第授書院山長七年弟翼中浙江鄉試河內
薛超吾時出守太平名其所居之坊曰雙桂以美之
間僑居廣陵與張仲舉高季淵李五峰旦暮數往來
相歡稽經誦史之暇卽相與唱和歲乙未天兵克采
石習同陶安奉迎駐蹕太平遂推爲本府知府廉能
公謹精于治體均平徭役民受其惠吏不敢欺以疾
卒于官年八十餘習有鄉曲之譽別號雲觀與翼齊
名隱然震江左目之爲二李吳來謂伯羽之文簡密
歲與一辭弗苟仲羽之文豐腴縹緲五采爛然劉璠
謂伯羽之尊嚴如雪峰千仞嶄然特峙人莫敢褻仲

羽之溫粹如藍田美璞光輝外者天下共寶之其學
行爲時彥所賞如此及門授業者百餘人若進士篤
誠貢士陶安其尤著者也習詩冲淡典則思致幽深
誦之使人有倉卒不能窮盡之趣文章如萊所評漁
于峩溪吟詠歌行有峩漁小棗樵于湯沙稽考制度
有沙樵禱鈔家人用之糊飾蠶器惟橄欖集五卷行
于世橄欖者產于南而北方不食野人食之始惡其
澁而終樂其甘名集之義如此

寧國府知府陳公瑾傳

陳寧國瑾字同故廬陵吟溪人幼孤事母孝肅元綱
既絕棄書學兵法環所居皆良田改築場樹木人莫
測其意數年樹成列盜乃大起遂募義勇屯其中一
鄉賴以保障陳友諒據江西其將熊天瑞致公與俱
至九江公知陳氏無能爲去之 太祖在武昌公因
羅復仁謁見陳定亂安民之策悉見聽納擢湖廣行
省左右司員外郎累遷大都督經歷贊軍事從大將
軍徐達北征旣克泰州雷公督城旬日城成除寧國
知府公爲人疑嘆清介然治務寬厚興教化是時習

亂人久不識俎豆公首修先聖廟建學立師推擇秀
民教之問民所疾苦禁兼并覈欺隱所創戶帖命布
之天下宣城田濱江者歲患水加築堤防伐石作水
門以時畜洩自是始不慮洪決諸邑率虛籍民租官
廩懸磬人有發其事公颺言當以某時行視邑廩俾
得豫爲計及期公帑皆盈若未嘗虛籍者有劫麥舟
坐死者四十八人公覆按曰此愚民因舟漂抵所延
引取之非有謀心安得盡論死乃當先取一人餘得
從減旣得代民不忍去公代者山東鞠騰霄素負才
目無前人及觀公成政不覺歎曰

第謹守勿失耳宣
國人今猶稱之

蘇州府知府魏觀傳

廖道南

魏觀字杞山蒲圻人父雲瑞隱德弗耀觀讀書蒲首
山中勤苦弗輟惟喜吟詠獨物感與陶寫自如乃構
亭曰梅初以寄志焉元呂忠肅公讀其詩歎賞薦於
朝辭弗就江漢既平觀被徵與青田劉基金華宋濂
諸儒同謁上與語大奇之授平江州學正遷國子
監助教浙江提刑僉事吳元年改兩淮都轉運使入
爲起居注一日同待制王禕侍上問曰漢高祖唐
太宗孰優觀曰太宗雖才兼文武於善未免矯揉高
祖豁達大度規模弘遠以茲觀之高祖爲優上曰

高祖之度人皆知之然其記兄嫂之怨封其子爲夏
羹侯然豐之叛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爲湯沐邑度亦
未弘太宗規模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羣臣各爲已
用大業已定卒能保全功臣此太宗爲優也洪武初
建大本堂命觀侍 皇太子說書及授秦晉諸王經
觀有詩記之詩曰翠葆威蕤九鳳旗東華遙望立多
時都堂啓事貂蟬集率衛輪班虎豹馳月遶珠簾升
講席花迎金輅肅朝儀六王炳炳前星後珠緯聯輝
上玉墀二年十月甲戌天降膏露于乾清宮禁林
上問災祥觀曰帝王恩及于物順于人則甘露降

陛下誕寬民賦衆庶歡豫底于枚宰神應之臻職此
故也十一月冬煖如春 上召偕危素詹同吳琳宋
濂遊觀內苑燕紫閣 御製賜之曰卿等各賦一詩
以述今日之樂觀奏詩云深冬晴煖動逾旬內苑遊
觀詔侍臣五色慶雲開鳳尾九重麗日繞龍鱗和鸞
喜奉彤車御式燕慚叨紫閣宮淑氣已從天上轉人
間無地不陽春 上覽之大喜三年正月轉太常卿
賜之制曰太常之職掌郊廟社稷山川羣神之祀厥
職重矣爾觀學行方正事朕有年屢持憲節振揚風
紀及領鹽運勞績茂彰頃居翰院日記言動朝夕之

間屢進論尤簡朕心茲用長于太常益恭乃職七月命觀改定太廟祝文稱孝子皇帝臣凡遣太子行禮稱長子某著爲令是月陟侍講學士十二月辛酉編集大明志成以觀爲嘉議大夫國子祭酒宋濂爲司業四年廷試進士觀與博士孫吾與修撰王傑爲讀卷官乃得吳伯宗等一百二十人時開科之始得人最盛而伯宗卒爲名臣人以此多觀之識九月生考祀孔子禮不以時奏乃謫觀知龍南縣濂知安遠縣行未至任卽召還以爲禮部主事上賜燕奉天門喜曰前日逐卿去今日與卿飲何其樂哉仍命各

賦一詩五年三月 上念姑蘇爲京輔重地經張士
誠之亂荼毒固有寧宇廷臣咸薦觀有治十乃出知
蘇州府既蒞事懲憇陳寧苛政鋤暴樹良寬而且肅敬
老恤民大建學舍乃闢宣聖廟庭舉鄉飲酒禮聘郡
賢士周南老王行徐用誠教授貢頴之定儀節高啓
王彝張羽闡文學郡多耆耄崑山周壽誼年百有十
歲吳縣楊茂年九十三林文友年九十二皆延至之
禮成彬彬可觀壽誼還躬餞諸郊再拜送之觀者如
堵時戎事倥偬百物彫耗禮文衰落乃能力挽躬行
風教勃興封部皤然課績爲天下最 上嘉之陟四

川行省叅知政事蘇父老上疏願畱仍命觀還郡七
年觀以舊治爲士誠竊據且郡多水患乃修府浚河
以壯士觀以資民利御史張度誣其典旣滅之基遂
與高啓等俱獲罪 上悔之命所在致祭 皇太子
諸王哀賻有加乃歸瘞于蒲圻燈窩山

蘇州府知府王公觀傳

李濂

王公觀字尚賓祥符人也賦性耿介儀度英偉善譚
辯長於應對國初鄉試中式入太學問學識見朋儕
咸遜服洪武十九年簡授蘇州府知府公爲政嚴整
多所興建發奸擿伏民憚之如神明有鴟吏錢英累
構陷長吏莫敢誰何公廉得之以計縛至庭立挫殺
之由是境內奸豪屏迹人皆稱快事聞于朝 皇祖
嘉歎遣行人白思中齎勅褒之且勞以酒歲大侵民
逋無所出部使者督之甚急公乃延諸富室焦郡衙
飲食之使各量出貲以代貧困者之逋衆驩然如指

通乃完朝廷嘉其能榜諭天下以勵怠政者今祠于蘇州府學稱名宦云

論曰往余有四明之役舟泊姑蘇接見蘇之一二者俊知余爲祥符人咸詢問故守王公子孫門第余告以湮沒無聞久矣然一二耆俊又歷道姑蘇賢守王公之前有李亨魏觀後有姚善况鍾皆有惠政及民稱姑蘇五太守迄今郡人思之不衰竝祀學官百世不可廢也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其五太守之謂

耶

姑蘇
五太
守

蘇州府知府姚善傳

忠節錄

姚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初姓李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爲諸生時扁讀書所日待旦軒工詩與會稽唐之淳相唱和洪武中由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知蘇州府初太祖以吳承元俗僭靡違式繩以重法歸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曉政體諳悉人情弛張寬密各協時宜敎造請郡賢考求治道商略民生休戚俗尚淳澗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稱大治爲列郡最隱者王賓獨居陋巷善躬往候見舍車步入叩門賓問爲誰對曰

魏善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望門再拜而返善自邀
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
曰韓先生所謂名可聞而面不可見者耶有錢芹自
守甚高善初願見不可得會俞貞木以明經見重於
善月朔望必延致學官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菜于貞
木誤致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詣貞木以告貞木曰
錢先生不苟取予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喜
訝欲往候使人先道意芹對使者曰芹誠幸見公然
芹民也禮不可往見於庭若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俟
月朔胥會于學官善如期至迎芹坐上坐延質經義

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事有急於此者善益疎矣
問之芹但出一簡授善竟不交言而去視之則皆戰
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南徇善于是
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
為行軍司馬善尋至京師畫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
行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於外善言
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
用今事已狼狽急須召之詢其名曰今人才孰有過
於黃大卿者乃召還二人未及至而金川門失守矣
是時善奉詔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

戰 文皇卽位索子澄甚急子澄走蘇約善共航海
舉兵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
圖興復善職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
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乃敢舉
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子節發成
賀縣千戶所幼子繼兒蘇州坐配保兒習匠正德中
遷撫泰金祀之鄉賢祠

徽州府知府陳公彥回傳

忠節錄

陳彥回字士淵龜塘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
歸安縣丞被誣論死家破彥回謫戍鎮南弟彥因遼
東彥回未入滇家人多道死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
郭僅存會赦又弗原監送者憐彥回縱之去顧貧不
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積良罷依南克縣丞于
和中未幾闕中敎諭嚴德政薦彥回明經爲保寧府
學訓導三考至京承顧問陞平江知縣至平江閱十
二月上崩彥回入臨給事中揚惟康薦彥回文學
廉幹陞徽州知府至徽數月政教一新士民感悅建

山太守

文元年春以循良授上賞是冬郭氏卒承重徵父老
走京乞畱會彥回哀經赴闕疏乞歸里以父老言復
畱徵除彥困戍籍彥回又乞竟服不許許襄事蒞郡
再疏又許葬郭徵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
走墓下哭甚哀徵人名爲太守山靖難兵至江上彥
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卽位時械至京師死之籍其

家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傳

忠節錄

黃希范不知何許人代陳彥回爲徽州知府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起大修武備金川門失守素服不治事後坐與長史程通善嘗共議條上防禦策捕不屈死籍其家

鳳陽府知府徐安傳

徐安浙江鄞縣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知山東濟南府後調鳳陽建文壬午北師日急文皇自揚州趨南京微服間道從靈壁出鳳陽安謀知之拆浮橋絕舟楫以守文皇獲一漁舟以濟卽位後罷安放歸田里年餘舉遺逸有司以安應詔復任數載諸戚里奏安庇細民奪莊業文皇始怒曰朕昔猶爲所困况若曹乎逮至諫戍雲南以終

蘇州府知府况鍾傳

况鍾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呂尚書震震薦其才授禮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狀鮮著朝廷屢遣吏督責無效宣德初以雄劑十郡缺

守慎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鍾與蘇郡復請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鍾固已洞灼郡弊蒞任吏胥抱案牘請署以害鍾鍾默然若無能爲者旣三日吏復請署鍾曰若謂吾真不事事耶歷舉三日牒無一遺互摘其間某爲故出入若失出入隱竄顛倒立取一二輩卽庭下撲殺之僚屬震慄鍾因并舉僚屬

賈虐儒者立黜之榜遂胥屬主文積蠹置通關勘合簿以防詐偽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嚴勢家侈恣不法鄉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惠卑弱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者籍其名既施行則著列以示勸懲婚喪不時者名諭反覆而峻其校督刑罰民畏而感無不從令鍾旣違而果又素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租額特重鍾擬奏求減焚香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所請凡奏減省重額正賦田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邇年包荒之糧至十

四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九萬五千
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
五百艘免買船米十五萬一千八百石疏免詔買減
濶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奏革倭船徵需無度
請濬淪水道淤塞辯明平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
招復逃亾三萬六千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
民到于今受其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
伍員范仲淹諸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懇雨暘祈
禱輒響應興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爲
近侍者剛敏敢爲不憚權要度量廓如 朝廷累有

憂勞過職陞辭 上爲錫宴賜詩恩寵甚至而以蘇
人仰藉何爲父母不遷其官鍾亦無倦意久之丁內
艱去任民上請乞還鍾治復除仍舊任正統五年九
載滿去閩郡之民上章乞畱往叩闕者八萬餘人遂
再遣還任歡然若赤子之得慈母也七年無疾卒于
位民益哀之

吳中故語

况公鍾本江西人實姓黃氏初以小吏給役禮部司
僚每有事白堂上必引公與俱有所顧問則回詢於
公以荅尚書呂公震奇之因薦爲儀制主事 仁宗

賓天 宣宗在南京當遣禮官一人迎 駕衆皆憚
行呂尚書以公就命公挺然出口是固非我不可鋪
馬馳七晝夜至南京 駕發公紗帽直領翰鞋步扶
版轎行千餘里不辭其勞 宣宗憐之勅令就騎每
至頓次則已先謁道左 宣宗由是知其忠勤可用
時承平歲久中使時出四方絡繹不絕采寶幹辦之
類名色甚多如蘇州一處恒有五六人居焉曰來內
官羅太監尤久或織造或采促織或買禽鳥花木皆
倚以剝民祈求無藝郡佐縣正少忤則加捶撻雖太
守亦時訶責不貸也其他經過內官尤橫至縛同知

臥於驛邊水次鞭笞他官動至五六十以爲常矣會
知府缺楊文貞公以公薦而知蘇州有內官難治乃
請賜勅書以行文貞難其事不敢直言乃以數母字
假之以柄下車之日首謁一勢閹于驛拜下不荅斂
揖起云老太監固不喜拜且長揖旣乃坐與之抗論
畢出麾僚屬先上馬入城而已御轎押其後由是內
官至蘇皆不得撻郡縣之吏矣來內官以事杖吳縣
主簿吳清况聞之徑往執其兩手怒數曰汝何得打
吾主簿縣中不要辦事只幹汝一頭事乎來懼謝爲
設食而止於是終况公之時十餘年間未嘗羅內官

之患也然况公爲政特尚嚴峻故時有以輕罪而抗
死者御史某巡按在蘇况適過交衢中拱手而過不
下轎徑去人乃銜之競以爲誹故久抑遏不遷至九
年復畱爲守卒官然蘇州至今風俗淳良則皆其變
之也至於減三分糧當一代軍則其惠澤之在人者
不小也然其初非呂尚書之薦 宣廟之知楊文貞
之助則安得如是而九年之間使不滿而他徙則其
政未必告成若此也

松江府知府安肅趙公豫傳

顧清

趙豫字定素保定安肅人洪武末以生員督賦守城
承樂丁亥授泌陽縣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陞員外
郎丁內艱起復洪熙初陞郎中宣德庚戌奉勅知松
江府時戍兵驕甚豫擇其甚者杖而配之邊衆遂帖
服於是一意撫循與民休息困窮老穉至者咸得盡
其情擇名家子謹良者爲吏訓以禮法不威而嚴下
亦不忍欺寡嗜欲絕遊燕每誦范文正光憂後樂之
言曰此吾輩所當法也以吳俗尚琴奕喜玩好見之
未嘗一寓目輕徭役節冗費奏減吏員十五如此者

十餘事巡撫侍郎周公忱有所經畫必與之議而後
決民陰受其賜而終不自言有及之者則曰此巡撫
奉宣德意豫何力之有九重儒術待學官必以賓禮
至要途顯人亦不爲逢迎也滿考吏民數千人請畱
增俸正三品復任前後十五年清靜如一上下皆化
之刑獄大省請謁路絕每視事惟一吏侍旁數卒肅
列階下若僧寺然嘗入京教授廬陵孫鼎書一鶴爲
騷且曰公爲政若大車行乎平陸巨艦汎乎安流信
古之所謂長者而循吏也時以爲知言正統十年吏
部論天下有司治行尤著者十一人豫在上列詔吳

於午門賜織金衣一襲緙紳榮之及致仕去青民攀
擁不得行畱一靴以識遺愛教授王禮作去思文刻
石崇德堂上今從祀先賢及配食文襄公祠公每見
訟者非急事則諭之曰明日來始皆笑之故有松江
太守明日來之謠不知訟者乘一時之忿經宿氣平
或衆爲譬解因而息者多矣比之鈎距致人而自爲
名者其所存何啻霄壤

鎮江府知府郭濟傳

朱陸桴

郭濟字澤民河南太康人也性沉靜寡言爲兒童時
父母宗族咸奇之年二十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不
第拜定州司訓九年遭艱起復改開州兩郡知名之
士多出其門永樂末 昭皇監國濟被薦拜左春坊

左司諫官僚覩其威儀端雅皆稱得人是年秋七月
昭皇嗣位以濟爲滕王紀善居數年多所匡正會
交趾梗化濟自紀善改行人往使其國濟示以順逆
之義而強梗者稍稍馴化及再使卒致酋長款貢
上悅特加褒美正統初遷鎮江知府兩考俱以最書

年七十餘卒于官

論曰王公子清在鄭郭公澤民在滕皆以諫諍論議
斐然可述當是時諸王雖有恣心隱慝猶存畏憚而
不敢肆也其後子清由長史入爲戶部侍郎澤民由
紀善累遷鎮江知府自此法弗行則傅相者率老死
王國不得齒於有司而銓衡遂多以耄昏者置之故
利祿之謀熾而諫諍之風衰如此欲戾國弗奸於法
難矣今誠欲恤宗保國當倣漢法擇京朝官之有行
誼者則授之搏通古今者則授之考其殿最均其勞
逸出爲傅相入爲公卿庶不失祖察立法之本
意矣

安慶府知府洛陽周公濟行狀 李 賢

公諱濟字大亨世家洛陽曾大父諱文質大父諱誠之俱隱德不仕父諱禮禮以不羈之才遠涉江湖間公既冠永樂丁未春白入郡庠爲弟子員博學強記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卽棄學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闕適避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甲午鄉薦赴太學學業大進尋歷事烏臺會蠶縣豪民毆人至死

路同行證一老人已問未決公訊其情有疑既二日
乃得豪民狀遂出老人閤院異之聞於都堂自後獄
有疑必委公無不得其情者適有中官陳姓 宜廟
極寵之因有過大怒送院鞫之御史嚴繼先輩莫測
上意咸避之公曰何以避爲立訊成獄都御史劉
觀由此注意於公會御史缺員以公屬吏部補之公
以目疾不就宜德戊辰夏遂除江西都司斷事初獄
有輕重惟都指揮是決公曰此吾職也彼何與焉雖
盛怒執愈堅旣久服其公反加禮焉潘臬鉅公由是
皆重之癸亥春以父喪去位居家不作佛事一從文

公家禮鄉人答之謝曰僕儒者流安敢從佛因歎曰
昔程子之賢亦不能化况我輩乎服闋調湖廣都司
正統改元秋用當道者薦拜監察御史立朝有蹇諤
風士大夫爲之改觀二年冬鎮大同中官郭姓者以
豪僭度聞於朝廷勅一御史往廉之先往者不得
其情復以公往乃微行代負芻者入其宅盡其違法
狀朝廷嘉之明年春御史出巡宣府者以邊情劇不
能處分遂自經欲遣能者咸曰非公不可公既至邊
將爲之斂迹邊務一清四年夏以母喪還家躬修塋
域見民方多磚公曰此必古者不封之墓卽掩之因

增土數尺是夜夢一老人衣冠甚偉揖謝曰威公修
吾宅問其名乖崖也既覺悟曰乖崖乃張詠之號已
而考之實葬其地公之誠能感鬼神如此七年春服
除復受命往巡西蜀威州土官董敏王允讎殺累年
不解勢愈大朝廷勅公率方鎮兵數千至其境公曰
朝廷本意欲安之撫之不服然後加兵未晚也吾不
忍其肝腦塗地乃令人齋榜往允沉思之書罔字於
榜尾令持還衆不解其意公曰此非難見罔者誘禽
鳥之媒也意謂誘而殺之耳復釋此意原以誠信允
大驚曰非凡御史也卽投服以馬數十令子弟入貢

贖罪敘亦愧服一方遂安朝廷嘉勞之十年秋復巡
鳳陽逢歲歉民多窘於食公歎曰此地民饑甚輒開
倉賑之然後聞於朝有司危之公曰以此得罪甘心
焉若俟報何帝穿井以沃焦釜邪民賴全活者數十
萬事竣會安慶以人民饑食流離聞且報無賢守之
故於是大臣咸推公十一年夏出守安慶至之明日
名聞郡父老問疾苦皆流涕曰此處三歲不熟矣以
子女易食滿載而南者無虛日公卽分命止其舟借
漕運糧以濟之子女得存者不下萬餘連章懇陳歲
荒民流之故復乞停稅朝廷俱從之首訪余忠宣公

祠已毀矣公歎曰余公昔鎮安慶保孤城於七年之久仗義死節有功於名教今乃無祠非缺典乎遂與僚屬各捐俸立祠民之樂從者甚衆俗尚奢親沒不葬者數百家女聘未歸者千餘家公乃出令示期違者罰之貧者助之不兩月無畱焉閩中寇起天下騷動安慶貧民亦欲乘勢聚衆強取富民粟富民以盜訟於公公曰此非盜也乃貧耳卽碎其狀曉於民公曰得其穀者報以數吾代償之貧民聞之感愧遂解散暇則集職行錄以驗爲政之得失擲垢爬癢務蘇其困民賴之如父母焉工部尚書周公忱巡撫畿郡

獨慮安慶歲必數至親爲綜理自公下車之後日吾無安慶之憂矣在任三年以疾卒六縣之民爲之罷市巷哭若親喪願扶柩至洛陽者數十人視古之循吏亦何愧焉公爲人謙恭不立崖岸外和內剛事上接下交友無不得其懽心風流醜籍善記子籍凡事必究其出處雖隱僻事亦精到喜清談遇知己對酒達旦不寐友人論文忽聞公語卽窘復爲開之識量過人能用其智真所謂豪傑之士也生於洪武丙寅卒於正統己巳壽六十有四

廬州府知府孟公玘墓志銘

林俊

國家武戡文治蕃育休息垂百年理極亂始於是乎
有土木之難孟主事玘首受刃矢貫其臂墮叢屍中
瀕數死不死公起正統己未進士歷戶禮主事有風
力名戊辰鄧茂七寇沙尤蹂闕之下上屠戮如刈草
菅我師失利勢益張公陳攻守至計集三省之兵屯
潮陽屯江山大兵出鉛山躡延平諸路竝應筍魚且
免誰則逃之朝參用其議命將出師己巳六月神機
之兵扼順昌俘茂七以獻沙寇平上杭銀冶疲人黨
盜歲輸率不當歲費公言當塞竟塞易儲之議章即

中給鍾御史同爭九方同杖死綸死復蘇幽之獄公
繼有言自分茅焦之滿人數而禍偶無奇隱悟固然
耶 英皇帝南內三年羣臣無得一朝謁公因早極
言忤 旨知萊州又知廬州治本古意宣化流而郡
幾無事平生述作爲盛山房類稿其什一存者字廷
振號靜齋孟出臨淮徙鈴山祖德浙東金牌元帥歸
附我 太祖立戰功既守閩城之太平坊家焉父文
叔封戶部主事公生永樂壬辰正月十有八日卒成
化丁亥九月二日

寧國府知府沈君性墓表

彭時

君諱性字士彝一字克循號砥軒姓沈氏世爲會稽人自幼穎敏過人七歲知讀書十二能詩文嘗夜讀戲作逐魘魔文觀者驚焉十八遊邑庠博究諸經子史中正統辛酉浙江鄉試乙丑會試不利卒業太學時李文毅公時勉爲祭酒廉正少許可一日見君詩喜曰舉人能詩僅見此耳卽進之與語獎勵期待甚至自是造詣益深景泰辛未登進士第授雲南道監察御史蒞職明敏舉劾無所避嘗出巡邊關閱戍卒飭守備下人惕威而畏法代還見畿內多降胡卽疏

言此屬不諳耕種惟仰給於官類多貧窮濫逸往者
達賊入境有乘機剽掠或叛去者蓋夷狄豺狼也豺
狼非可馴之物夷狄豈服義之人西晉之事益可監
也今貴州苗蠻未靖宜遣隨征事平就畱居彼既可
弭前日叛去之患又可免後日意外之虞兵部是其
言會報苗平不果行識者惜之一考最賜勅推封如
制天順丁丑 英廟復位首陳六事一曰保天命二
曰固人心三曰停末務四曰減冗官五曰擇守令六
曰汰僧道言皆切實多見采納已而方岳郡守員缺
命公卿會舉賢能任之而君得寧國焉 陛辭既復

名入便殿諭勉之君爲政剗剔蠹弊一以惠利爲本
隣境太平府歲倩宣城民夫五百它取白土爲常役
不諳則募人代之破產者十九君卽奏免之民應服
役在官者止令出銀一兩供軍需聽其終歲事農畝
已卯歲大侵輒發羨餘減價出糶以利民賴全活者
甚衆修舉祭祀貴誠不貴物迎送客使以禮不以財
遇訟立斷囹圄無繫囚令行禁止民吏悅服尤加意
興修學校勸課士子公暇卽引諸生入後堂親爲講
授詩書刪潤經義諸生競勸一舉而中輒數人有訴
日用不足者隨家貧富量撥田畝爲供給費至今守

爲定法其自爲學勤勵不輟每夜張燈讀書至三鼓
或疑其過君曰仕而優則學學所以爲臨政之資也
吾其可自逸哉在寧國八年政爲畿內諸郡最巡撫
都憲劉公孜察舉廉能行旌異之典君其首焉天官
嘗兩薦君爲藩臬長不果用益俟其報政將大用之
也未九載以父憂去君性孝友事父母愛敬兼至與
兄弟相友尤篤始聞父病卽甚憂比聞計哀慟幾絕
明日卽上道歸治喪葬盡禮與力旣襄事弟且卒君
益哀悼竟以是得疾疾殆歎曰修短有數死何足惜
弟恨不得畢忠孝於君親耳言不及他而逝君爲仰

史凜凜持風裁及爲郡乃更寬和至其自守則廉潔
無私終始如一云平生講學持論脫落凡近詩章字
畫皆有古意所著集若干卷藏于家

寧國府知府涂先生觀墓志銘 楊 廉

先生諱觀字恒孚別號芝軒姓涂氏其上世自宋以來居豐城邑郭豐城遷自新吳新吳今奉新也元季譜牒罹兵燹先生高祖以上逸其名系曾祖文德祖國升考永載封監察御史疎爽不羣嘗築草堂極力延師以教諸子長謙進士官至貴州按察使次訓四川綿竹訓導又次爲先生登王一夔榜進士歷任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考功文選郎中出知衢州府改寧國府詔進階中憲大夫 今上卽位進階亞中大夫先生在考功別白賢否人以爲明當考察南京庶

僚力與本部侍郎章公綸爭可否既連署以上章公
復別疏請汰十餘人 憲廟命廷臣葉公盛覆覈之
卒從先生以其所執爲是在衢州寧國政尚寬平見
州縣吏以深刻生事取聲名者輒不謂然二郡雖未
久任而田野細民無不安之感其惠至今初官卽迎
二親就養旣而欲歸不可畱朝夕動望雲之思未幾
懇告歸省抵家甫閱月而御史公卒妣封太孺人高
氏年九十餘病臥牀褥時爲之抱持坐起卒於衢州
官舍人謂先生雖宦遊於父母皆得親嘗藥餌躬視
飯舍以爲孝感憲使司訓竝不壽敬奉嫂氏撫其諸

孤晚歲與季弟篤友愛先生立心坦易善於任真
面折人人不爲忤至退而後言亦曰先生直人也明
農以來吟詩飲酒之懷陶然自適家人生產絕口不
問雖日不暇給而處之裕如至於族姻朋舊有婚喪
告急者助之惟恐後於諸經往往涉獵其精專在易
於史書上下三千年事記憶皆有首尾詩才文筆類
流麗洒落文從字順以爲酬應之作不復存稿所著
惟六書音義正統世年表行于世春秋八十以正德
元年正月終於正寢子昇以戊戌進士歷官監察御
史廣東按察副使日以丁未進士歷官都給事中雲

南右布政使景鄉進士

郡守歉菴張公芹去思碑記

李 汛

正德丙子新淦張公以名御史出守吾徽越三年己卯夏六月江右寧藩變聞臺使倉卒籌曰徽與饒隣而徽州長吏江右人賊或得以挾之遂上疏調公杭州或以告公公笑曰有是哉昔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啜之盡杯卒拔中山夫羊且不
可挾而謂不爲羊者可挾哉置之若罔聞卽率壯士數千人與衛使分營祁婺要隘誓以死守未幾賊使闖者二人窺我虛實公命壯士捕斬之士氣益作民恃以無恐尋獲一人弓馬頗異衆欲俘之爲功公鞠

之乃休寧人來自遠郡而弓馬卽郡守所遺者務農
果實獲免臺使聞公號令嚴明獎勞至再秋七月賊
就擒公罷兵還郡而調杭之命下矣于是父老數百
人詣行臺上狀畱公曰某徽州長城也百姓倚之爲
命不可一日離者願借畱焉臺使曰命下無及矣公
遂行先是公下車俗有鬪者經旬不解是雖故習亦
法弛之過也公嚴律之此風遂息俗之會神賽戲實
爲爭端公并禁之民懼神不悅卜之神報亦如公人
以公德通于神明矣郡堂及私邸舊有墜胥應辦咸
取給焉公悉罷之止用其力而已門隸斗庫到役舊

有堂罰公亦罷之郡務繁劇公視政自晨至脯法杖
以上斷悉出其手而吏莫爲姦中婚姻繼立宅墓之
訟尤多乃議立規條以杜訟由而民不犯屬邑路引
各有所入惟歛入於郡堂以兩計之歲得一千有奇
例謂之堂食公曰常俸之外乃益以此耶因遍詢寺
之逋田出其所謂堂食者贖之而歸於官以畝計約
一千二百五十邑各置倉儲其歲入以備饑饉民稱
爲廉惠倉唐太史氏以漢米倉法莫能過也因大書
其額以掄揚之鹽商引鐵歲視路引有差亦謂之堂
食公曰此邊儲所給也革之郡之力役過重人多趨

遊公爲平之原念民壯千六百餘人歲計備銀萬四千六百餘兩公以爲蠹減其半當道稱善洪武間額有庄田倍賦折役過者有司變之賦倍而役不折乃相陳情于廷下憲臣至尋逮公至始復其舊困者如出水火紫陽故山城西三里許舊爲道流所宮晦菴嘗以其考韋齋先生舊遊之地而扁其漳溪之居曰紫陽學者因稱晦菴爲紫陽夫子然書院遷作不一皆非故山公以名不稱情恐不足以慰先賢之靈乃卽故山徹道宮而新之觀者咸嘖嘖歎賞曰新安士子久藉茲山之重今日始歸之因榜其坊一曰崇正

一曰仰高而院之東西作求志懷德二堂以便諸生
靜習月助薪米親汲不能葬者爲葬之靖難時郡守
陳彥回以起義被械不屈而死公祠而表之郡射圃
垣頽公闢而築之休寧儒學不治而路且偏公作而
正之次第舉行而民不知費公之政績類如此公名
芹字文林新淦詩書之族登壬戌進士居南臺讜論
有聲

松江府知府贈太常寺少卿張公文明墓志銘

顧清

正德辛巳夏四月 上卽位與天下更始文武羣臣
諫止巡遊降黜者皆名還於是張侯文明自電白典
史復山東道監察御史元年春造朝旬日以内閣政
本具疏請辯忠邪端治本未及奏語泄爲時宰所嫉
會松江缺守吏部遂出補之都御史李公鐸抗疏言
文明忠謹當置之廟堂以作忠義之氣衆以爲確論
章下銓曹不省公北人不習南水土又舟次蒸鬱涉
江而疽發肩背間至郡而劇視事甫一日而病十有

八日竟不起時正德十六年七月二十五日也初授
命時郡太守王君以董運下獄而非其罪公多方調
護王君雖不幸而衆得末減民皆傳之視事日見獄
具踰式者輒斥去之民謹然曰庶幾能撫我也卒之
日起索冠帶東向端坐而逝須臾大風澍雨飛屋拔
木江海皆漲溢民相視慘沮徬徨若喪其所親者嗚
呼異哉巡按御史馬君錄謂侯以忠直抱鬱而死不
獲大用宜贈官廕嗣以彰其節乃詔贈太常寺少卿
予嘗與公同朝而未相識然其在陝西發正論以忤
權臣下錦衣謫遠方益想其風聲而爲之竊歎者數

矣既起廢辱吾邦隨以疾病懷蘊美德而竟不以起
不知造物者之於侯意果何如也按公狀諱文明字
應奎姓張氏山西太原之陽曲人曾祖鶴祖惟謙父
輅贈監察御史母李氏贈孺人早卒公少鞠於繼母
聶孺人端正穎悟十三攻舉子業鄉老皆歎異之十
七補郡諸生凡七試鄉闈正德庚午始得薦辛未擢
進士授行人司行人奉使有體藩方贈遺無所受時
人稱之甲戌拜御史出按遼東斥奸豪植良善人畏
而悅之虜賊犯邊大官皆退縮侯力主進兵連戰大
捷斬首百數十級虜懼而遁去及奏上大官皆自以

爲功取重賞公終無一言人以是多稱之丁丑按陝
西發中官廖鑿貪橫事捕其黨二千四人寘于法明
年先帝幸西邊上書切諫指斥權倖乞斬江彬有
諸司如紙糊泥塑之語時人以爲切直誦之明年遂
有電白之謫益公之臨事知爲國謀不避讐怨類如
此自傷不及事所生養聶孺人備盡孝敬待宗族有
恩仲兄文鎬素病公在官間遺不絕及赴召涕泣不
忍別命其置棺衾爲後備親嘗視之復畱金爲資用
其厚於家人如此公爲御史時友人宦濟南饋公俸
金公曰同憲某貧未遇易不以此周之我有祿受之
是繼富也遂併以已俸共遺之其篤於故舊者又如此

常州府知府陳戾寶墓志銘

邵寶

嘉靖四年冬十有一月我郡守虛庵陳戾暴疾卒戾諱實字秀卿世爲廣東瓊山人曾大父士聰大父蔭父昭以戾貴贈監察御史母黃氏封孺人戾童時重厚不好弄十七遊邑庠疑然如老成人屬文多切理致二十八舉弘治壬戌進士始通朝籍卽以疾謁告歸尋遭監察公喪服闋未起逆瑾矯詔例勒除名若干年瑾敗起爲南京江西道御史時內臣趙蘭以內旨採珠於合浦騷民黷貨戾劾罷之尋以母喪去服闋復除廣西道辛巳出按應天徽寧諸郡舉刺無所

遺蘇湖有沙灘民業葦利中貴有事其地者奪而有之侯奏還於民嘉靖改元擢知我常州侯至嚴叅見之儼謹文移之式而於前政不擅更張誠待羣吏裕處諸邑政有禮存刑有敎寓規爲遠大而不屑近小春月間上孚下悅稱循良者同然一詞歲值大侵民率走死無弔巡撫請發內帑銀分賑不足侯憂之甚檢庫中羨餘得無名錢若干萬緡將盡發以益之主者曰此故以供郡吏燕饋諸襍需者也奈何發之侯曰庫皆公錢賑饑與燕饋孰輕重緩急卽日令糴穀貯之倉或勸分富室侯謝不聽曰人各爲家勸猶斂

也如吾心何是冬有年侯大慰悅浙東海道倭人入
貢與民交貨羣鬪殺人都指揮以下驅焉而被害者
一人傷者若干人事聞於朝朝議守者不豫欲置重
法 上遣都給事中劉君會巡按御史王君臨覈之
二君以侯法家檄與其事侯言倭來以貢不以寇事
出不虞安能豫之雖然官以備名亦不能無罪焉若
加重法則過矣至於士卒於主將死不赴救自有常
法亦不可加重二君上如侯議 上從之侯既歸常
病士習之浮靡也欲以正學倡之謂宋龜山楊先生
嘗與鄒道卿數君子講明程學於常留寓甚久親炙

私淑故有淵源乃謀建書院於城之西隅以祀龜山
配以道卿而下十人榜曰道南取程伯子送龜山語
也君子謂是舉也正而遠抑有默寢勢家侵地之謀
焉其他積弊數事次第搜革或談及修船累人輒爲
與歎方圖處之而不可作矣嗚乎惜哉侯卒之年距
其始生才五十一甲子而已侯自筮仕以來家居日
長立朝日少故涵養深久廉靜沉邃德與年進而未
見其止初侯未來常州陳御史原習過我言侯自經
學外嘗取古方書及星曆地理諸家書時一玩習若
有偏悟獨解者往往與知者談之平居無浮言妄動

事必有則其將至也前守王叅政誕敷言侯精密平
恕每以古人自期非教所及爲吾常民賀近吾門人
故叅政誨之來自海南兵備言侯平居孝友內外無
間言從弟容死遺孤二人哀而有之真稱猶子長爲
成室有田數百畝歲入取給賓祭日用餘悉分諸宗
族土官某犯法以數千金丐侯言緩死侯峻拒之接
人周浹誠懇聽其言論如飲醇酒無不量滿遇賤夫
無誰何聲雖燕昵不狎隱曲不褻至於臨財則斬斬
焉若將况之人亦不敢以非禮至者鄉人稱侯德至
擬諸聖賢之徒善人君子不足論也今以三子之言

徵諸狀所稱尤信

卷之八十三

三十一

安慶府知府林公鍾墓表

黃 佐

公諱鍾字太和姓林氏系出殷少師比干之後先世自莆田遷南雄再遷高安迨三水建縣遂改隸焉世有隱德考高以明易齒胄仕汀郡照磨贈部郎中妣唐氏封太宜人公生于汀署幼穎而恪年十有五補弟子貢正德己卯舉于鄉嘉靖癸未登進士授西安知縣以績最擢南刑部浙江司主事遷南戶部廣西司員外郎又晉南刑部廣西司郎中適北陲有警太宰疏公賢能可任乃轉戶部陝西司郎中專理三邊大同軍餉尋奔太宜人喪服闋復補戶部雲南司郎

中戊戌四月出守安慶遇 聖母梓宮耐葬于郢百
爾供億勞瘁成疾庚子九月二十有八日卒于官廨
其生弘治己酉四月二十有七日享年五十有二公
之令西安也界于龍游民素嚮訟鑿前政鮮終清操
特立濯柳好書之稅政殲除羨豪之姦宄士振其德
民安其業考績北上郡人繪其生像北遷之日載道
遮留立感恩碑江山鄭子記之謂其寬而有立嚴而
不虐遇士以禮字民以仁而先持之以廉公明恕以
故獄訟平而徭役均租庸減而夫差省他如作粥活
饑停徵恤逋包直請託不行當道以他邑疑獄難讞

者委之往往得白數被旌異略無德色蓋實錄也其在南曹也爲主事則動謹道揆不休禍福故獄經公者咸稱無冤副戶郎則政尚正大監江浦諸倉凡納郡縣輸不爲贏羨曰足斯已矣何必厲民及正郎署則以開敏精厲受知于大司寇聞公淵獄有干涉權貴諸司或跼蹐不能治者悉以屬公無所左右一斷以法由是賢聲丕顯而太宰亦且見知矣及理邊餉經畫有條裕芻糧節冗費儲胥賴以有濟起復再至人猶繩其美焉其守安慶也郡當南北之衝百爾繁劇詢民利害期與更始綜理大綱僚屬受事故自處

暨駁而百廢咸植尤篤意人材旌孝節正文體皖城
逶迤斐然向風當辯治之餘建懷寧之學歲己亥六
月 聖母祔郢綜理精密故梓官利往而民不告勞
巡撫歐陽公鐸巡按邢公第上其最績有白金文綺
之賜會巡江之卒特監司勞需索驛傳聚殿津吏關
市騷動縛數人乃定御史臨郡以爲慢已誣奏公厚
遺祔郢大臣 上知其罔廢格不行人服其不阿益
公素性獻聰篤行孝友事親以始終盡禮撫幼弟則
人無間言及膺官守身敬大行樹之風聲必先旌淑
在西安新趙清獻之祠在安慶表余忠宣之墓其志
向可見也當其嚮用人皆期公大受永年而
位終于中大夫年遽止于下壽嗟哉命矣夫

池州府知府曾公仲魁墓志銘 王慎中

嘉靖七年徵天下推官知縣在職效著而資及者備
臺諫之選殆百人而公名在十人之間比選爲臺諫
名在第二方是時治具恢張論議昌行有得人之譽
公名冠其前居後者無敢鞅望不滿於時以順德知
縣徵廷授爲禮科給事中公是也公會姓名仲魁字
斯達以嘉靖癸未進士領邑適歲饑路有殍齒其株
貸之法開廩發粟勸分平糶煮粥和藥皆人所能爲
而所出有濟餓者飽羸者起則公所獨能人有不能
及也邑竝山海之險宿偷蟠結穴深蔽密商旅晝梗

民之畜聚不敢在野公蕩窟覆巢使民露積田開行
者齋重物可以夜出其所爲法在募精卒除戎器使
謹候微而已他邑莫不相效爲之而賊發必得存伍
之勇用以得賊而不以虐民則公所獨能他邑莫脫
何道致然公又舒濶自信非挾數舞智爲開闢張歛
如世所謂能者亦其開坦真惻有以得人之力而盡
人之情也民既安富乃爲畫便興利使可垂久曰縣
令數更人各有才吾不敢保後人不能易要當與民
爲百年計耳其立社倉建社學所爲歛散主繪置籍
與教之訓誦課業儀節具有條式今尚行於邑公於

爲政如此其在言路務在存體開誠不慕子牙之行
嘗謂今既未能曲盡孚信以冀感悟則大者固未可
言而撻發小故攻訐細隱以賣直聲吾甚恥焉惟隨
事盡力不爲無補耳其監在京庫局東南百物之貢
角羽齒革錦綺繒纈粟米茶芽金漆蜃石克備尚方
服器食飲好玩頒賜出於三農嬪婦之所主治虞衡
冰藪之所飭化皆竭人力之良而當主以內寺官府
乖隔民輦輸入宮主者求賄無藝賄且半輸物公剔
刷蠹本芽倚拊折省民賄以萬計主者夜懷金千突
入謁祈少寬弛公正色曰吾以上聞者若死矣吾貸

若死監法終不可弛也其人慚竦躍馬去退則涕泣私語曰曾給事貸吾死吾誠謬悖自今不洗手奉公所爲法非人也始民以役當輸官貢皆相恐以破產則廣裒斂他戶以克賄名爲汎費公監之所省旣多乃議今歲所省汎費旣難以却還他戶役者免破產足矣而使以賄餘爲家則主者亦不能平也乃徵其半入官而行下所司盡罷以後汎費其釐革弊事詳整有要此公所謂隨事盡力者也方寺人懷金時若遽以聞寺人必得罪其黨必且深怒交怨謀所以相撓監法未必行而見未必得省也公能使已不汗人

免於罪而事克集則子子者何所濟焉滿考拜禮科
左給事中奉詔駕往使靖江王府冊其王還朝遷嘉
興府知府以母老乞終養 上優許之母喪畢起復

爲池州郡介江而並畿內賓客尉傅與夫苞篚以交
際畿貴當勉與江南諸大郡齒公憫郡瘠而民不堪
一切罷之且自以老諫臣典郡當悉意圖民有以報
塞義不欲專修文養交爲自容稍革郡之舊事別置
條法使可遵守而畿內諸新貴人頗相指目爲迂濶
而自尊大也曾御史陳姓者以巡江歲滿檄取紙筆
費於池州公曰吾知爲民太守不知爲御史胥吏也

御史恚曰太守慢我上疏論公吏部持其論而論者
方奏事至京師爭之益力考功懼拂其意遂罷公以
徇之蓋公在郡十餘月耳臧否之論廢置之柄所以
馭賢不肖而御史以自快其私吏部以徇人之私使
其施於不肖猶害於政況其所論罷者乃賢也嗚呼
可畏哉公既歸深簡自重罕與客接堂上絕無人跡
賓座塵沒寸許子姓歲時起居中堂領之而已監司
郡邑大夫加禮問慰亦不報焚香讀書不求爲精博
聊以陶性間寫爲詩亦不務工而趣致蕭雅冲然可
誦雖獨居一室鄉人利病講畫周盡移書其長老知

義者使率子弟隨分爲之要於俗化有助所及者小
而其風誼遠矣三衢程侯爲泉州雅以韻度自高好
賢有禮命駕訪公賦詩投贈顯相欽慕意屬有勵表
公竟不至郡報謝程侯甚以爲得也人士由是高程
侯而以爲公榮公素多疾然斂飭莊欽無懈惰之容
器宏神裕絕不見暴遽絞切其用意篤厚在人倫風
教之間不爲負於冥冥非貌爲惇洽而情不至者也
宜其見祐於神明故雖多疾而享年不淺以嘉靖戊
申七月十七日卒年六十有八方公徵爲給事中某
方爲郎同朝以職業名節相勉猶吾師也其罷歸吾

已先罷公既寡與人交凡意所欲言於古人有所尚
論或不樂於時事惟以告我又猶友也公少而力學
壯而勤行老而加修臨沒而不亂可謂純心好善君
子矣

太平府知府吳公一儒行狀

施可大

先生諱一儒字望魯別號小陵世爲崇德人大父正始占籍歸安正生晚丘悅悅子男四先生居一先生性至孝與人交多長厚恂恂不妄發一語至于引善救失必洞悉誠悃縉紳交遊中今猶誦之不置也自少有大志父翁以家故不業儒且甚窘不令習舉子業年十五卽往依外大父徐君徐君故亦不業儒家亦窘獨憫先生之不能自給而日夕強爲吐哺以助之遊者志甚切然而饑寒殆不免矣年十七補邑庠生嗣是家愈不支則從里中投章句藉升斗之需以

唐其父母孺人躬祿織紉甚且積雪凝冰手指血裂
亦無敢幾微見于顏色先生生平竝不忍纖毫私畜
以傷親心間嘗以細故受譴于父翁輒號泣跪而請
之翁起而避之別室則又號泣跪而隨之如是者數
四必得其歡心而後敢退父翁嘗以事忤邑長吏筆
楚幾危將論之成矣先生力不能捍立公門外慟哭
累晝夜幸長吏公卽南樵成南玄先生也憮然曰人
有孝行若此而可重困乃翁哉立名開釋而且躬自
結納于先生遂爲知己嘗與一山王公鹿門茅公輩
師事一卷唐先生諸公竝以才名滿江浙至論孝行

忠信必首稱先生師友間共推讓而尊禮之甲午第
于鄉人皆以爲華先生獨追憶勞苦色慘然已而循
計吏北上連不得志于有司當是時先生外多交遊
旣不免往來候問之費而性復不喜逐刀錐爭什一
之利家益落則遍遊淮揚南樵吳門攜李之間教授
生徒歷風波躡霜雪備嘗艱辛而孺人獨帷處躬織
紉之事以贍其二親者如故庚戌第進士追憶勞苦
南望咨嗟不殊鄉薦時拜官刑曹五七年間盡心推
鞠多所平反獄以不寃戊午持節省獄蜀中蜀故土
瘠民貧迫饑寒爲盜以米鹽畜牧零星受重辟者踵

相接先生又盡心推鞠疏其名以請全活者甚衆其
他以宿逋除者又什而七八也還奏事于朝以最
聞而出守太平太平者國家輦轂郡也南北之馳傳
而過與勳戚勢人之延引而窟據者竝爲百姓苦先
生又盡心以拊循之痛損厨傳供張之具及裁抑勢
家請謁憑陵之私百姓始得帖席遇歲禮曲爲賑濟
大略效富鄭公朱晦翁之法以輯其流離而瑣尾者
未幾又遇旱身先禱祈縞衣蔬食甚且徒步拜請如
是者積旬日夜竟以勞其心而瘁其形而病作矣病
且亟尤強起視事諸父老悉詣神祠願以身代而病

則日劇不可起先生既沒郡之民攀號而送之江之
許者殆以萬計撫按監司以下竝哭而吊之有曰滌
已愛民而齋志以沒致身殉國而飲痛而亡士類何
所儀刑小民如喪考妣敬其治行祠之名宦追喪之
返也吾鄉之士民悼長者之既逝慨承式之無資無
不人人悲且涕而海內學士大夫思茗霄之間失此
老成人也亦無不人人悲且涕大按先生本末方其
處而順親可謂古之純孝及其典郡而愛民又可謂
古之遺忠至于中所歷履堅忍以濡其成極勞盡瘁
以俟其斃此則孝子之所不能嘗而忠臣之所不欲

以
身
而
姑
試
之
者
吁
亦
甚
艱
矣
先
生
爲
刑
部
主
事
時
封
父
翁
如
其
官
母
徐
氏
妻
錢
氏
並
爲
孺
人

淮安府知府范先生櫨墓志銘 陶望齡

公諱櫨字子美號養吾其先蓋宋參政文正公之裔
文正公之曾孫曰直愚者爲永嘉令當南渡時徙居
會稽四傳至澧泉令宗堯居九節坊宗堯玄孫完當
國初時官光祿署正生溥溥生封川知縣鏐鏐生垣
垣生綺公父也仕爲江西新昌典史後以公貴封奉
政大夫刑部雲南司郎中新昌公廉解歸十有九日
而卒於是公年十五矣貧甚幾奪業已益自奮滿服
試縣中第一大爲令所賞補諸生十年受徒自給嘗
開兩館往來講授時母老而配沈病臥講畢復步歸

爲炊常奔走無課文暇時於塗間默構之每往返輒就兩義晚歸恐兒啼煩大母因取懷之潛步月中運思成課課更多其伍其精苦如此嘉靖己酉舉於鄉連成進士第授工部虞衡司主事官節慎庫蒞事日噉餅數枚以廉謹稱職得時譽當事者因令人要致之公不肯往見以是差滿換職需二年餘始補刑部廣東司明年審決關內未報命就轉雲南司員外郎尋爲郎中時有昌平密戶百許犯陵脉論讞罪悉死公心哀之念必有首事者得之餘可活也竟坐一人以餘悉減再考出知淮安時倭驟犯鹽城轉掠廟灣

實淮安地公行次徐得報疾馳詣郡未至泰州復告
急時督府集兵五萬七千人分十七營以禦之而公
自將卒屯菊花溝以扞城晝繕兵械宵嚴守備時荒
後府藏虛諸軍所給餼日千石餽者三萬人商賈希
少倉糧告匱公揭榜增糴價招之是時廟灣賊方發
民屋壁墻梁堡因鹽商積粟爲持久計公度賊勢未
解慮餼不繼言於漕臺請發數萬金告糴湖廣漕臺
難之而先是軍門已截雷運糧五萬石公竊計卽彼
聽而上請朝論未必從卽從亦緩無及於是擅發銀
三萬兩六道往糴五旬未至就船中減價糴之頃得

銀三萬償糴本而空獲米五萬石軍興給足卒以殲
賊自受事不解帶者半歲衣漬汗表裏粘合爲一肌
浞如漆兵事甫罷而景藩役興王舟之涉淮也從彭
城達於寶應供頓千里舳艫萬餘艘兵衛夾塗錦纜
而牽者五萬人兩涯各除道五丈直民廬輒撤之公
傍廬置敝船覆土板上望如平地居者以安淮人表
水而潘公笑曰無庸王舟至上流開水從水患淺耶
時諸郡枯丁夫俟役呼召甚棘公略不儲侍潛院大
憂之名爲語公設曰明公在何慮耶怫然曰乃欲委
罪於我我一老夫何濟曰非敢然也獨仰明公斯易

集耳曰奈何公曰今王船方出糧船必不敢入開比
次坐候日費爲難今以旗甲守船而用其十人爲夫
彼利得僦直趨役必喜第須一紙牌耳曰如不足何
曰今鳳陽以夫數萬協濟於徐役畢必道淮而反若
乘歸途之便資而役之無不樂應者則數具矣於是
都御史大喜稱服公進曰無用也復愕然起曰何爲
曰方今上流養水以濟王舟比入黃則各閘皆洩勢
若建瓴安用衆曰是固然矣彼肯恬然自去乎曰更
計之公勿憂都御史歎曰君有心計吾不及也先是
光祿寺劄沿途郡縣具王膳食品珍異每頓直數千

兩公袖大明會典爭於撫院曰王舟所過州縣止供雞鵝菜炭此明證也且光祿備萬方玉食以辦此窮州僻縣何緣應奉乎撫院然之爲咨請禮部部更奏令第具膳直王頓二十兩妃十兩省供費巨萬計比至公遣人持銀金逆於塗遺王左右曰水悍難泊惟爾意於是王舟皆窮日行水漂疾如激箭三泊供祇千三百比至儀真而一夕五萬矣時王重載出羣盜謀劫王布黨起天津至鄱陽分徒五百人往來遊奕一日晚衙罷門卒報有貴客入傲潘氏園寓孛者曰有傳牌乎曰否命詞之報曰從者衆矣而更出入公

心疑爲盜也陰選健卒數十易衣帽如庄農曰若往
視其徒入肆者陽與飲飲中挑與鬪相搏繫以來而
戒曰慎勿言捕賊也卒旣散去公命與謁客西門過
街肆搏者前訴卽收之比反得十七人陽怒罵曰王
舟方至官司不暇食暇問汝鬪乎叱令就繫入夜傳
令傲備而令皂隸飽食以需漏下二十刻出諸囚於
庭厲聲訊曰汝輩謂官府當出迎王而欲乘空虛爲
亂吾久知之徒送死耳咸叩頭伏曰奴輩當死侵辰
捕賊首已遁其孥姪也於是令飛騎馳報徐揚諸將
吏而斃十七人於杖餘賊散潰是事微公且不測疆

吏皆悉誅死矣居無何而玉帶城之議復起淮安故
兩城新城者南宋時築也時亂後漕院以多備也議
合之公意弗同院怒過舉之身為植工竣命曰玉帶
繪聯城圖大享勞羣吏令人邀公公固讓不往出行
城上歎曰此城患也務大難固速成不堅是功必敗
矣院聞愈憾於是搜遠歲逋爲罪劾奏之得旨奪一
階而公竟罷公爲治英敏善決斷不畏強禦撻奸雪
滯通於神明鄉宦某者淫暴擅殺大爲鄉里患海夷
之亂柔邪絕衝道自固府判出經其邪閉勿令過判
還以訴公公恚命墮焉無何其徒殺邳州三郵以賊

級報驗得之遂以兵圍其第繫徒三百餘人併發其所爲諸奸利事訊之皆款伏某知不可解而恨公切骨陰謀刺公公偵知之不得發則賂於朝得復起脫身亟行赴官會爲臺糾奉詔逮問而歸獄詞於四郡公焚香誓神引囚七百鞠之得實以報某竟獄死民家子徐栢反婚而失之父訴府公曰臨婚當不遠遊是爲人殺耶父曰見有力人不能殺也久之莫決一夕秉燭生有濡衣者臂兩甕僕而趨公默詔曰噫是栢魂也而繫甕水死耳明日問左右曰何池沼最深者吾欲暫遊對曰某寺遂與以往指池曰徐栢屍在

是乎網之不得將還忽泡起如沸復於下獲焉召其
父視之栢也然莫知誰殺公念栢有力殺栢者當勅
一日忽下令曰今亂初已吾欲簡健者爲快手選竟
視一人反襖脫而觀之血漬焉呵曰汝何殺人曰前
陣上浣耳解其裏血漬霑纒公曰倭在夏秋豈須襖
殺徐栢者汝也遂且服云以某童子故童子至曰初
意汝戲言也果殺之乎一時傳以爲神焉去郡日郡
人扶攜悲戀婦女皆登埭呼嘯或騎馬拏船尾之川
途爲隘踰數百里至江而後反或裹錢物投舟中公
遣人追還皆莫得主者復爲生立祠祀之其惠愛如

此公於學以力行爲尚每談論經史風旨超邁終日不倦敝衣徒步遇之者以爲老生其臨事明足蚤知勇足以斷仁足以守刀斬鏡別毅然不移惟識與力可謂兼之矣所著洗心居格言觀史雅言首尾吟等集行世少嘗讀書道觀數恠見同學者死焉公翫習無懼色其膽決益天性也卒歲有降紫姑者謂諸孫就問詩以詩呈公詩有半醉逢司馬句公笑曰吾今死矣半文八十加一吾壽數也醉者酉卒丁酉卒也馬屬午在午日乎果以六月午日歿

廬州同知府事許侯榮惠民碑記

夫淮右南北要衝風氣剛勁世多豪傑尚矣方今之時其能全民生于至危知天命攸在而德及于無窮者高陽許侯其人焉侯之鄉邑舒城實廬州屬邑橫潰之餘顛連無告歲自辛卯團立烏沙屯戍加以招懷綏輯散亡復合生齒蜂集室廬櫛比越明年結好作部多寶倂以祝兵元帥鎮守舒城聲援之勢旣成甲午春正月有日青軍大肆殺掠封豕長蛇殆不能過膳肉爲食醢血爲漿凡所經由不遺噍類而侯發令運謀以防不測連管扼險設伏乘機彼旣偵知獨

無所犯是年秋趙雙刀攻陷廬州侯則躬擐甲胄士
氣倍增既令敵人逐北繼而修治溝壘營繕器械勞
必身先寢食幾廢丁酉冬陞同僉分樞密院事鎮守
如舊又爲城建七門堰防三水樓櫓如畫過者不敢
仰視焉明年冬再陞同知樞密歲至甲辰伏遇今
皇帝統御六師恢復海宇而廬州已先款附侯焚香
誓衆曰我之堅守茲土十年於茲者豈曰貪天之功
爲己利但爲爾鄉井全生計耳今天命有歸吾屬其
無憂矣時卽表上符印其軍實名數租賦悉版以獻
有旨邊事未寧仍領所授如故越歲改今任同知府

事至五稔不遷愛惠彌篤故其士民一日環立相視
曰我侯之流恩布惠者星一周又餘年矣匪侯之力
身曷以生家曷以寧曷以樹曷以耕脫萬死于百千而獲
見今之日者皆吾父母賜也弗載堅珉焉垂不朽咸
白縣官長狀其實來屬余文爲之記侯諱榮字榮卿
倘儻好施果決有爲於佐理尤有聲云

常州府同知石允常傳

石允常字恆德浙江寧海人洪武甲戌進士歷官河南按察司僉事廉介有聲人稱石清潭分廵某道徼行民間聞哭聲甚悲允常廉知其女爲闖官逼奸而死受其訴聞於朝捕宦抵大辟羣宦銜之巧構允常左遷常州府同知俄北師起允常棄官歸 文皇卽位追論建文間廢毀周府官僚事逮至者五十餘人允常與焉衆悉洵懼服罪人上贖米五十石獨允常鍛鍊百端堅不肯服繫獄二年免死謫戍中屯衛躬掇甲冑幾三十年年七十代還過南畿感愴病卒于

蘇東坡

卷之六十一

五十五

眉山

舟中

鎮江府同知陳諤傳

黃佐

陳諤字克忠廣東番禺人永樂戊子領鄉薦卒業大學庚寅五月卽拜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彈劾不避權要嘗奏事聲響甚大聽者悚然上令俄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爲大聲秀才云嘗以直諫觸禁上赫怒命爲坎瘞之露其首七日不死遂釋還職尋陞吏科都給事中一日率同列奏事忤旨落職罰使葺象房同事者先畢功降職去諤貧不能倩人乃躬以爲之值駕至問治屋者誰也諤前俯伏陳其故上念諤忠直且憫其貧命復官

辛卯九月奉使雲南癸巳三月還朝卽命署通政使
司事逾年署應天府未幾又署刑部事所至凡百張
弛悉中肯綮丙申夏又轉鴻臚寺亦署事也明年冬
又改署工部事聲績視前有加署事四年陞授順天
府尹政尚嚴明有漢張趙風嘗出行轉城隅誤衝
皇太子駕事聞竟不問己亥四月癸巳有白鳥乳于
庭樹諤以獻 上喜賜金幣廷臣稱賀無何出爲湖
廣按察使歷官三年無冤獄將代吏部侍郎師達有
事湖廣留之督軍尋改任山西以事忤親王貶知浙
江海鹽縣洪熙改元正月封建親藩選輔導之職廷

臣推諤可用會 上一日問左右曰大聲官人何在
此人宜爲輔導使人得易聞過至是起爲荆府長史
王書忠良鯁直四大字以寵異之宣德戊申丁母憂
歸鄉人素服其公直有屈者多訟之諤諤語諸當道
皆伸之服闋復爲長史與王不協遂除鎮江府同知
轉戶部侍郎周忱督漕于淮徵之脩陂塘圩岍相方
設宜有成績未滿考以老乞歸卒年六十有八諤爲
人剛介然賦性恢譎當被誣時歎息謂其人曰吾今
夕乃爲大變所苦請其故則罵之曰叱嗟汝不知耶
朝廷盡人當以薨今速死耳瘞者如其言遂得屈伸

不死云

松江府同知李錦傳

李錦字在中號介菴陝西咸寧人父嵩有行義稱隱君子錦九歲失所恃如安成依舅氏爲擇師教之端坐終日不逐羣兒嬉戲讀書知大義日新月異成童遷爲諸生受易於董生益肆力於學後遇秦州小泉周廷芳先生講學得聞周程張朱爲學之要遂棄記誦辭章之習專以主敬窮理爲事又與西郭姚氏渭南薛氏麗澤講習善則相告過則相規知行竝進久之踐履益醇關中學者咸敬服如宋人之於橫渠云登天順壬午鄉舉入太學友天下善士爲邢祭酒讓

所重令諸子受學諸子稍不恭輒遣去後邢坐事下獄錦率衆抗章明其無罪事親色養而志無不適執喪盡禮不作佛事士大夫家至今遵行風俗爲之一變余巡撫于俊欲延之教于錦以禮不往教及齊衰不入公門固辭余愈重之嘗賻以二棺固却其一諸司有博者辭命有不恭輒固辭不受所居僅蔽風雨茹淡服疏至於屢空臨財終無苟取小臬嘗難之曰有人親病劇思食一梨求諸市不得隣人有種者非竊不獲將竊之乎錦曰辱身以及其親非孝也周歎曰在中可謂立身顯揚者矣其解經極平正通達不

爲鑿說且善誘後學諄諄忘倦出其門者多名士及
任松江府同知職親戎牒奸無所售有脫役四十載
者乃發其埋沒卽令補伍乃爲官守所拘不究厥施
卒於官骸骨不能歸其僚友贖之乃得歸云

鎮江府同知梁景行傳

順德縣志

梁景行者鼎新人也字宗烈其父文冠最先從陳獻章遊因率二子景行景字學焉文冠館于白沙習道論于碧玉樓獻章乃名文冠藏修之所曰見玉爲碧玉也景行既見獻章聞勿忘勿助之旨與計偕肄業成均於李公東陽所題百鳥圖一坐稱善知崇明屬歲饑請太倉賑之活者數萬人邑多盜海上桴鼓之鳴執新盜赦不治受記使用命迹捕宿盜盡擒之婦女惑於巫祠宿求嗣因爲奸嫌得狀盡收按誅之毀祠爲社學故事令有获銀移給諸生膏火 朝廷采

木荆南道崇明司木檄徭一百有奇人過更一百二十兩景行爭言崇明敝邑弗能任省五六萬又請減馬糧之半諸禱供盡革之大抵節用愛人其夙昔如此矣改晉江未赴丁內艱服除不起先是吳廷舉知順德遇景行以國士至都御史侍郎南工部則薦景行京朝官及郡太守兩疏不報巡撫應天乃以郡丞薦之而兩廣巡撫張鼎亦薦可侍從風憲詔有司勸爲竟從廷舉後疏得鎮江府同知至則相國楊廷和假子殺人論死楊一清時寓鎮江爲請降一等之罪不聽又上六事于朝驗聖學察黨與廣分封嚴內侍

爲逋負比十五報聞遷壽府長史歸景行孝文冠其
愛之異母弟無別怡怡如也有司欲爲治第固辭甚
若水見白沙景行爲之紹介若水曰白沙不作功名
聲利往往而是宗烈超然世外未老而死豈天不欲
白沙之緒延哉

論曰宗烈貳守遠郡輒上書言事此其志豈抑首下
僚汶汶已哉漢法令長罷廢用使者言復起以故能
盡其才今非進士死灰矣吳獻臣薦宗烈每自以弗
如也嗚乎非象僚孰能之若巡撫張公亦非俗吏哉

松江府推官吳公時來紀功碑 莫如忠

悟齋吳公以嘉靖甲寅來推松郡甫下車會倭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境而郡守方公時且臥疾公攝城守奉巡臺檄監軍則乃未明視事日不遑寧乘城旅宿戒登陴者殊死守募巧匠作雲梯舂杵治火炮佛郎機鉛鏡諸器教士弩射予槩必習屯之四郊以滿聲援而寇勢逼甚士女趨保於城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公曰城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守幾何悉縱之入人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民衆壅污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關便輸薪穀

者因其歸舟以機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瘡疫
良已郎土諸路兵過吳門總臣張公計犒逾時衆大
譟及至松撫臣周公屬公除備公度水道所由就福
田禪林外立營堡令土官以兵至者各署部伍舟人
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管帖然客兵素
獷悍剽掠卽不異寇公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
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刁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
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張公移鎮境上有親
兵取人一縑公鞭之數十張怒讓公公不爲動徐對
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明年

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數餘丈人情洶
洶撫按兩周公倚公急公盡撤屯戍第以箭弩數十
人扼其衝兩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
將不虞且淳淳安能登卽登從高墮之易耳兩公謝
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葢公慮爲火箭
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
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辛且股栗無敢前公首馳一
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
還爲民屋則固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
突南都公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略何如耳第決

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耶當事者從之急檄吳
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
果由橋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蹂
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
無筭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快之至今
而本始所爲緊公首謀也夫松固國家財賦重地百
萬生齒所繫安危計甚殷要以幸生承平詠歌勤苦
靡然乃能上輸國服下恤其私以稱樂土自倭夷作
難民不知兵儒吏愕顧城之不亡者纔如累卵公起
自諸生赴義倉卒出入危城躬履行陳三年不寧食

寢督視戰守辭指激揚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
爲金湯作羸弱爲貔虎障蔽全吳保寧畿輔厥功茂
矣及事既定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賚而
公保障之澤在吾民者闕然未議也今去松廿有餘
年而蔽芾興思中和矢頌獨有人心未泯之公在於
是猷猷遺黎紳絢士雋借凡若干人屬莫如忠撰次
其事碑而永之如忠固有道義之雅於公又采自輿
誦惡敢以不文辭公名時來浙江仙居人以嘉靖癸
丑進士自松郡推入刑科給事中言柄臣不法事遣
戍嶺表隆慶建元 詔起行間游晉南臺御史中丞

閱視江防竟以忤時家食尚需 簡命云

邳州知州甯直傳

甯直山東滕縣人性穎敏好學洪武乙卯舉於鄉爲
學官宣德間擢宿遷知縣寬廉平易興學勸農耒期
月民相率趨令邳州有張氏以種瓜爲業一夕爲人
刈其苗殆盡訴於直直曰汝有讎家乎曰李榮與予
舊有怨直卽名榮反瓜田四鄰收其鎌鋤數十事雪
之獨榮鑿水味腥苦榮遂辭服州民張謹妻朱氏晝
失金環釵釧六事爲姑所撻幾死其兄弟訴於直直
名朱同曰是日往來者何人曰有出嫁小姑并鄰婦
三人耳卽日名四婦人至則以布蒙其面坐之帳中

使其伸足帳外令隸曰此是盜金銀者取大杖杖之
一婦卽縮其足出而詢之乃小姑也一鞠卽服鄰境
楊氏兄弟五人爭產訟經年不能決越境來訴直命
踞庭下累日引古人兄弟友愛者反復開諭之五人
感悟請不復爭上元縣人有囊鈔五百貫爲人盜去
訴於直直曰汝何所見荅曰只枕一石他無所見直
曰奈何令人取石入城隍祠決而求之復以其狀焚
於祠下人爭趨觀密令隸數人聽察衆中又令二人
立門下凡觀者出入皆索鈔一貫無鈔者不得出有
二人私相語曰我知盜囊鈔者出此我與汝卽其門

道其故彼懼而分我則已隸輒執之遂得盜鈔者其
理民訟多類此正統元年卒于官邑民老幼攜扶哭
於縣門相屬不絕有送喪至塋葬畢而後歸者

鳳陽府亳州知州顏公木墓碑 許宗魯

嗚有顏大夫者諱木字惟喬隨之應山人也迺其先
某源自宜春歷世載德遠洞玄公篤生大夫其生也
董州岐嶷弱冠秀發壯而有室抗跡前古悖孝克友
懋學砥行非禮弗蹈非聖不誦鄉之人稱顏季子而
不名益尊異之也正德丁卯舉於鄉有司慶得人焉
明年試於春官不第乃遊南雍海內衣冠翁然宗尚
咸以顏季子爲師大夫直任弗謝歸則德藝兩崇歌
咏寰宇願納交者無間秦越歲丁丑舉進士居都下
與其鄉之人黃岡王生廷陳頡頏聲譽然端雅峻潔

人恒右大夫益自信求同於道弗求同於俗乃竟干
時禁外補許昌大夫守許昌先教後政綱目井井渥
於澤下澆於承上再期政成使者揚於廷將移歸德
乃竟移毫蓋毫人當樞欲庇其土也毫故有武彙石
氏并眎州守大夫鋤折不避乃又鄙抑當樞人於是
謗沸洋溢盪眩耳目銓衡眊焉竟落大夫職以歸於
時怨者肆行將梗於途而毫民德之護持以行得返
於鄉大夫歸益泮彌自信不以進退爽節乃言曰彼
能尼吾仕而弗能錯吾履能黜吾爵而弗能墮吾學
吾將樹風立言示範來世乃謝絕公府慎交親賓沈

宴典冊遺略世故屹然表立爲望於淮漢之間乃自
號曰淮漢先生而人亦翕然信之不疑也於是首著
家政以範俗次作州采以裨政又作邑乘以善治作
七禮解以崇禮作選詩評以復古作十朝小識以存
故而其紀皇統述聖孝訓聘志典都筆削是宰乃其
詩若文則燼餘稿具之矣總其學行大都則質直若
汲黯無隱若范武子廉若楊伯起不私若包希仁任
真若陶淵明辯博若荀卿沉潛若楊子雲恢弘該括
若司馬遷班固古雅整厲若顏延之謝靈運言有可
法行有可尊益亦兼古昔之歎爲今時之萃美流昭

永終矢言弗替乃其仕履亨塞所弗較也西京許宗
魯曰余表顏大夫之墓有深慨焉大夫有輔世長民
之德匡時濟艱之才華國鳴世之文制禮作樂之具
顧乃小試輒沮終焉卷藏天邪人邪抑亦時邪余與
大夫同舉進士欽嚮其人謂當柄用康濟斯世今已
矣哲人多窮大才難用豈不信哉爰述其槩刊勒豐
碑倡烈表阡窮壤悠玄斯名始終云爾

睢州同知盧熙傳

盧熙字公暨洪武四年以薦授睢州同知時中原甫定歲復游饑熙一意休息惟恐傷之明年行守事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傲熙拘送熙名民自實得管隸尺籍者數人昇之御史怒械繫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諭同僚懼議發民應之熙曰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軍令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去後卒於官貧不能葬官爲具殮喪歸吏民挽哭者千人道遇大

兩無一人少却其得民心如此熙爲人雅飭信厚博
涉經史亦善筆札子充賴字次農文學得於家傳而
制行尤高以能書薦將官之會世父熊死歸葬誓不
復仕充賴子儒字爲已博學能文自負甚高亦以薦
官中書舍人

高郵州判官贈光祿寺少卿王相傳

朱睦㮮

王相字夢弼河南光山人也正德三年進士授沐陽知縣值歲荒相設法賑抹全活者甚衆秩滿拜監察御史巡按山東訪除民蠹擿伏如神至臨清捕監宦稔惡者數輩悉付於法權倖震懾及還朝又劾錢寧江彬風采益著無何乃竟構陷被逮謫高郵州判官卒相博聞有精鑒初少師張璉以落第候除相遇於道張之舍見其貌奇之謂璉曰子它日公輔之器也願少需勿輕就璉曰我囊金罄不能還相曰計費幾

何璉曰約得三十金足矣相卽如數貽之俾歸俟時
後數年璉果舉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嘉靖初議大
璉璉言 上多采納累進大學士乃上疏言相以忠
璉羅誣宜有恤典詔贈光祿寺少卿

高郵州判官姚君旭墓志銘

唐順之

君諱旭字景暘姓姚氏姚氏居湖之蘆溪至先生徙石門而先生嘗有意復蘆溪故居矣顧力不能復稍買田蘆溪之上歲時上塚輒低徊不忍去因自號曰蘆溪叟然姚氏故自石門徙蘆溪至先生五世復徙石門亦有數云先生爲人喜施戚族多仰先生于諸昆弟尤篤諸昆弟或不能守故所分產產且盡先生輒割產與之又盡則又與而先生所自有產實不豐也以是人皆推爲長者先生少治尚書補邑弟子員後以貢爲國學生至拜官高郵州判時年已五十有

四矣既老而始仕其仕又卑且不久罷去故所設施者不顯然其在高郵亦多有愛利可紀鄆故水壑而先生爲判官職治水嘗繕完白馬諸湖故堤不穴堤下通水溉並湖田鄆人及往來者皆利賴焉一日先生視水堤上會風起湖中覆船船人多溺死者先生匍匐名水工救之其出水生者給之襦斂流屍葬之城北原上所獲篙櫂器械錢布以萬數令溺水者各自認其物而歸之其無主者悉以犒水工當是時全活貧還者幾百、葬者倍之道路皆咨嗟感涕而君嘗署州事州富人陳錢朱祀故以氣力漁食里人里

人訴之上官上官素與諸富人錢交不肯置于法先生既署事梓諸富人至庭下卒按法刺配之千戶劉坐疑獄論死家苦貧不能關說會獄疫先生起閱獄次逮劉出伏庭仰天者再首領日呼曰日顧猶在邪左右杖呵曰何言也劉詭曰某繫獄自以不覩日久竊爲或亾爾先生異之屏左右問狀劉頓首流涕良久曰某重擧法固當蚤戮無赦顧復何言先生覺而詳置之陰令人刺其所爲狀卽名更獄白御史出之野人以是愈重慕先生然先生故喜施雖在官中亦不廢施故人就先生率得所欲去以是鄉曲常連接

官署中而先生又不善結納顯者竟坐是罷計其在
官僅三年耳生子曰翼女四壻潘密錢汝周孫熙通
茅坤舉嘉靖戊戌進士先生送其女京師明年坤
請告與先生南還道病至家卒年六十有五

應天府上元縣知縣安福伍洪傳 李時勉

伯宏伍先生死孝近五十年翰林侍讀學士後學李
時勉乃爲之傳先生諱洪伯宏其字也世謂吳行人
子脊之裔宋福州長史醇始家安福宮教先生誥皆
其祖也資稟清純爲人剛介幽僻僧舍力學二十餘
年時或友碩儒諸君子講論道義遊玩山水而已慨
然有志三代顧慮虜之時恥事之我 高皇帝遂夷
定夏爲洪武三年庚戌詔各行省以經義試士備用
先生曰道可以行矣以春秋就試主司石門梁寅薦
於春官明年由春官登吳伯宗榜進士傳臚擢山東

臨清丞會有族任憲司又改徵州績溪簿有惠政部
使奏最陞應天上元令未幾上察其清慎將擬大
任適父諱性中總邑賦輸於應天病卒於官邸先生
視病執喪靡不盡厚奉柩歸葬悉做禮制遠近賢之
郡邑趣之仕先生辭曰烏有母老而養不顧者又吾
幼失恃荷母訓愛良多而吾之志亦小試矣奚必計
其爵之崇卑乎先生家富丁繁每欲效張公藝以齊
之諸弟或不遵先生曰是吾德薄古人強之終生異
也於是隱於梅溪以養母至於衆積憑弟自擇惟拾
一二疲敝之具庶弟曰仲舒甚稱母子子立先生子

視之及長割其所有俾獲成立洪武丙寅異母弟曰伯讓得罪出囚上遣官校擒之弗得直趨梅溪執其母復命先生哭求代母曰汝往必死莫若老身當也姍族朋舊諷之亦然先生曰母離步子即自死敢以弟故累老母而全已身也官校頗難之先生奮然曰罪固死矣以子代母以兄代弟何不可之有就繫而行不知所終矣得壽五十有九悲夫平生詩文有溫雅之趣憶勉童時稍知向往每於先正輒求親炙先生見輒奇之勗必教之以正逮先生別於鳳林送者數百無不涕泣先生神色怡然若不介意又進時

危等曰吾爲家也子其異日爲國乎言猶在耳不敢
忘也每欲表以勵世未及爲耿適儀曹劉友球編集
郡志勉故述所見聞并以遺先生冢孫冕今任桂東
司訓云贊曰勉讀經史而知呂尚之擇主伏勝之篤
學兩疏之歸田薛包之讓產固羨其賢至於孔褒一
門爭死未嘗不三歎其難若夫先生之一身聚諸賢
之善行振千載之綱常吾邑一人而已况我國朝以
來道義自先生而倡科第又自先生而始也世有骨
肉相殘名利馳驅者聞先生之風寧不愧死哉有功
於名教大矣孔子所謂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孟子
所謂非文王而興之豪傑鳴乎後先生其誰耶

蕭縣令汪致道墓志銘

汪蓉琴

嗚呼時哉出處之難也惟蕭縣令汪公當兵革擾攘之際從容周旋克保其家安全鄉里之民以歸于天朝終又不失祿仕歸老于家是益人所甚難而能優爲之豈非操心制行之有素造物者亦陰有以相之與故人陳自新狀其行來爲請墓道之銘故不辭而志之曰公名致道字成德吾徽之黟人也曾祖諱一龍祖諱元號傳巖居士考諱太初俱隱不仕公自幼側儻不羣厥考延倪仲弘先生毅篤義方之訓與弟存心成性亦知勸勉元統甲戌公年十六弟年十

二卽喪其考率先將事哀毀盡禮治喪葬祭稟承視
先生一遵文公家禮事母盡孝道總理家務植立門
戶鄉閭稱善越十年甲辰喪其母一循故典壬辰兵
變所在剽掠乃損家貲以保鄉里繼募義兵從官軍
復郡邑主帥李克魯上其功署黟縣簿歲丁酉天兵
南下寧河王時僉樞密院事總兵克定吾徽公卽以
所部義兵散歸田里而籍其名數于有司邑令賢公
之爲人具書幣禮請至仍牒委以縣簿率吏民往築
郡城晝夜盡瘁民忘其勞歲癸卯郡守李納薦于朝
授滁州全椒縣簿之官未踰年改監安慶湖池規畫

有方錫報優異中書省以才幹委覈鎮江之丹徒丹
陽金壇民兵單騎而往躬循村落名集隣戚叅詢互
考實情無隱休役家居者諭令還戍逃亾戶絕者官
錄其產鰥寡廢疾者削籍爲民旣復命洪武戊申陞
知徐州蕭縣地當南北之衝累年兵燹人民散逃下
車之初竭力招懷禮下賢俊恤孤抑強旣踰時民襁
負歸耕庶務咸理治爲諸縣最俄有黠吏以飛語中
公部使者廉公治行愆吏奸欺而公略不自辯唯求
解印南歸使者歎曰汪知縣忠厚長者乃從其請旣
歸田里日以詩酒自娛散步丘園遇田夫野老笑談

忘倦自號高閒野叟公之出處進退大略如此至於
友愛其弟至老不異待宗族鄉里恩義無爽接朋友
久而能敬初倪先生葬未得地卽與其弟謀捐重貲
購地于余思塢力爲遷葬詳見東山趙沔先生改葬
志大抵公之接人待物忠信端慤終始不渝故人無
貴賤皆聽信之鄉里稱之曰成德之排難解紛如魯
仲連望廬自訟如王彥方是益操心制行之有素者
與

休寧令周德成墓志銘

黃佐

洪武二十有七年徵之休寧邑丞甘以聲以其邑教官所狀故令周德成在官治績有係去後之思者勒諸石與議宜得翰林製文因請于予按狀德成姓周世廣東雷州宦族父諱正前元欽州路判官德成隨侍家法蘄然不敢爲子弟豪侈狀惟杜門讀書洪武庚申春用鄉邑薦授閩之泰康邑稅務大使規畫有條月課增羨滿除山東萊州通運官恪勤所職供億無乏往來便之十有七年有官未入流品者得以明經舉之令用知濰州張友直薦學通經術以年未及

五十授前職下車初值時祛除民害邑乏員孤身喧
囂倥偬之間裁剝如流晨興秉燭視事嚴立信牌之
禁發遣銷繳必于其前來者不得一跡六房蹊關縛
節吏無所容其弊薰良猶奸題帖無貸邑四履東歛
西黥南遂安北太平籍民三萬餘戶里長二百四十
有七每里一圖戶口賦稅悉疏其間徭役三等九甲
周而復始吏不敢欺民從其令無田者覈之以丁丁
一歲庸止五日先是里甲勾軍無問虛實爲費不訾
則庭審之有無與決而請託不行和買病民籍其時
直對物支付人得實惠恒曰官無侈用則民無妄費

故一切儉以律已無籍游食鄉井田野者得其渠魁
二十七人痛繩之餘屏跡各衛勾軍補役餘丁更名
異籍轉相爲奸審得其實立發遣之十有九年始設
糧長察有害民者立除之餘悉震悚府每帖下勾稽
無間事完與否惟貨贖否則毛舉細事爲罪事至立
決有所拘閱詣行與辯竟泥不行千戶所有卒丁蠻
兒者強獷無賴人畏之若虎格殺小旗屢問不屬移
委會問至則俛首伏罪曰周相公來我尚何詞十七
都民有牛在山被割其舌者踪跡勿得則語之以曾
有人來買否曰有之酬價不及而去曰卽其人矣第

殺此牛必有來告私宰者已而果然推問得實其舌尚在人神其事可方包孝肅云鄰邑歛民有訴殺人者初檢誣勘乎民當其覆檢察得其人一訊卽伏而平之寃蟻獲伸邑民吳姓者任廣東知事賦盈巨萬徵之屬邑不足濫及本縣所讐不已密緘上聞抵罪本府而誣指之患遂息邑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輜民病之謂同寅官置一輜在廳待彼不應索而索者吾屬當自昇之聞者爲之不敢啓齒黃瑾妻吳氏朱原妻李氏皆婺居四十餘年撫子若孫特表其志節得旨旌其門閭邑知勸其爲政務崇大

體敦風化嘗于廳事後堂扁曰正己以見志在任七
年屢以劾累赴逮法曹而耆民范續贈朱巽齊等不
難重趼願以家產保其無他迄得宥還耆民受賞而
歸二十二年秩滿之京例當調用邑之耆民方德茂
等還舉再任本府媚其廉能誣以他事令亦上其奸
弊事府獲罪已仍還職二十四年春以軍事錯迕再
取至兵曹耆民朱良弼等復詣闕舉留悉允所請不
幸嬰病卒于客邸是年三月二十日也邑民無不慟
哭曰天故不壽若人使得終惠我民也耶至爲罷市
相與擇地葬邑之城南邑民朱焜之所獻也既葬更

積率買田置宅爲之代耕輸稅養其妻子終身焉

沛縣知縣顏公瓌傳

尹直

顏伯瑋諱瓌字伯瑋以字行江西廬陵縣人洪武末
任沛縣知縣死節年五十顏氏冒出唐太師魯國文
忠公後居鄉城爲忠簡胡公故里元至順壬申有諱
洗者由鄉貢進士辟憲府史死節廣東伯瑋之先世
也伯瑋聰敏介直能文辭洪武己卯詔郡邑徵賢良
有司以伯瑋名上擢徐州沛縣令以善政撫民未幾
南北構兵官軍駐德州淮北之民終歲給餉伯瑋布
置有方民起事赴功不敢告勞三年辛巳六月望北
兵直擣濟寧過沛邑沛民多竄匿兵退伯瑋設法招

來之民復業如故秋九月有旨設豐沛軍民指揮司
集民壯五千人築七堡爲備禦計尋調三千人益前
軍所存二千皆疲弱不任戰四年正月兵駐沙河二
十二日北兵來攻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
詣徐都督告急二十六日攻益急伯瑋呼弟珏暨次
子有爲曰兵勢盛孤城無援事不可測倘有難汝脫
身還家白大人環旣爲人臣子職弗克盡矣又名爲
士臨難豈容苟免乎取筆賦詩一章題察院壁曰大
守諸公鑒此情祇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
青史誰書縣令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作長

城吾徒雖死心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瀟下二鼓報
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瑋具冠帶升堂南望拜
雉經死子有爲自刎以從俄而諸軍至擒主簿唐子
清典史黃謙俱死弟珏幸脫走濟寧踰月還沛詢邑
人知伯瑋父子屍已爲胡先埋瘞二十二日至徐泣
道其故伯瑋於子爲同郡沛於徐爲屬邑子家居時
知伯瑋善事父母友于兄弟睦於族媼鄉鄰稱其六
行無異辭故爲郡守縣令所知以其名聞及爲沛令
數以事至徐又同督運德州每連牀共食談誦慷慨
練達機宜子深喜鄉郡之有人屬縣之得賢長吏期

其遠且大也嗚呼竟止於斯耶夫人莫不有死非死
之難處死之難也古語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
人之邦國危則亾之若伯瑋以藐然之躬寄百里之
命其居素志已定視死如歸賦詩述情其歸於遠
哉

蕭縣知縣鄭恕傳

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治尚書能賦詩好古博雅家甚貧釜甑生塵一毫不妄取蕭然斗室日與學徒數十人講論經理高風勁節一時傾嚮之寧波知府禮聘爲昌國縣訓導尋陞知蕭縣甚得民心建文四年靖難支將王聰攻破蕭恕不屈死之後籍其家三女當配亦死之子濂湜姪溫汲謫北平種田或曰恕嘗有平幽燕疏歸起義兵時無應者遂往就戮益事定加刑也台州祀恕于八忠祠邑祠祀恕及其二女

黔縣知縣嚴祿傳

黃佐

嚴祿字伯宜衢州開化人自少好學師事從兄好禮
好禮官思思臨汾建平不憚險遠率往從之學既成
有司薦上銓部洪武中除太僕羣牧官三歲罷羣牧
改國子監掌饌晨夕會饌祿執事惟謹簿正器皿分
屬膳夫具有條緒應用弗失以是雖千百人萃七箸
絕無譁者自祭酒至六館之士皆稱之故其才名以
剗剗聞永樂初用薦陞閩縣知縣縣在會府臨其上
者貴重且衆而朝命之使及海南諸蕃國貢獻往來
宿頓供億之繁應接趨走無寧斯須祿從容應辦如

在掌饌時事集而民不擾閩賦舊十倍他邑民不克堪祿力言於府平其賦民至于今賴之歲庚寅改知黟縣愛民如閩尤篤意於興學民甚嚮服無幾卒於官祿天性孝友養孤姪如已子處族姻間里汲汲好義及爲政益著賢聲焉子珊乙未進士翰林庶吉士授刑部主事贈祿如其官云

潛山縣知縣俞益傳

安慶府潛山縣知縣俞益浙江餘杭人由進士預修
永樂大典書成授江西靖安知縣廉平爲治民甚安
之親喪服闋改知潛山縣潛山僻陋益撫綏加勞兼
興學教其持已愛民始終一節學問長於春秋公暇
輒以授諸生屢考鄉試會試明於鑒別宣德九年十
月卒室如懸磬至無以爲斂吏民哀慕而助給焉

鹽城令劉諒傳

劉諒字守貞湖廣興國人景泰間以國子生授鹽城令竈戶非重犯例不服有司勾攝諒至別竈戶之籍名干官者餘悉入編戶法乃得行城啓閉由守禦所有司出入不自由諒乃白干當道奪城禁鎖鑰掌於縣慨科目乏人延禮碩彥訓誨庠士暇則出郊勸農親拔耜刈之法值蝗禱於城隍蝗皆入海荻死每旱禱輒雨雨不出境有一村雨不及使人廉其故則得妻殺夫寃狀人尤異之偶宿民舍夢有赴愬者明日貓投竈死命掘之下一古墓爲徙葬是夜又夢赴愬

者來謝淮賦喬亮當道捕不獲喬貢鹽城責諒捕喬
聞曰毋累賢父母自投聽解出鹽城境仍亾入海終
諒之任不爲患當道獎爲淮之治行第一九載考績
民不忍其去復畱三年致仕

靖江知縣鄭錡傳

唐龍

聽菴先生姓鄭氏名錡初字湘之改威甫而以威甫
行龍母太淑人乃先生女故龍自孩提卽隨先君吏
部侍郎以事先生且舅氏北園大人又恒以先生之
德學與善行嘉言訓諸龍知先生復有如龍者乎先
生父長史公履方茹潔軌於大義沒時先生方九歲
哀毀行成人之禮孝出至性然也旣長家貧窶孜孜
矻矻刻厲學問冬夜爐火弗具每擁衾然油手羣書
口誦心惟達旦弗就枕是固德性以勝其晏安爾日
外大母王夫人恒以是勸龍學故知之今之儒生亦

能是乎先生每服膺舉子業聞豐城宿儒丁公秉英
克明性學乃請于母丘夫人括田僅十餘畝盡鬻而
得資挾以從丁公遊日所論難者誠敬以立本察識
以辯幾擴克以致用操存以執德涵養以定性先天
後天以窮化有要哉丁之學大者沉潛義理故及門
之士雖多聰明才辯皆弗許惟於先生以斯文望焉
居三年先生歸乃與楓山文懿公連舍而居更相師
友辨析疑難明炳洪纖切劘德行勗曰邁古至於文
字勘磨抑又末已由是二先生之名重於四方學士
從者彬彬然金華易學始大倡矣蓋二先生根據六

經博綜子史而尤深於易文懿公掄魁躋奉奮庸于
時先生乃弗利有司迹落落然而益奮曰予非爲程
有司而學也則焉能予困成化戊子乃登鄉薦卒業
太學祭酒邢公讓校六館士以賢闕賦籍籍數千人
先生裒然居首焉邢公出賦懸示六館徧呈在廷公
卿咸曰是固賢士乎今讀其文猶洒然有浴沂風雪
之意乙未登謝遷榜進士除靖江令專務以平易立
政以德教導民幸民弗犯法偶有犯者輒蹙然於色
訟牒至庭以理喻之而已謂人力本業習耕織逐末
者則務抑之崇明縣流民三十餘口泛海種田風靡

其舟至靖江瀾港司禁武弁誣爲海賊案具而以聞
於縣先生按其賊仗惟耒耜笠罇爾曰是豈盜耶乃
多方辯之其寃立白三十餘口賴以活雖然先生長
者所活人豈惟是特其至著者爾會監司行縣暴窮
刑威弗悅先生之政欲加以非禮先生拂衣而出檄
封其印而納之曰予自茲隱矣監司愧謝而留先生
先君每語龍如此云六年政成執丘夫人喪而歸羣
老穉歎歎啼泣若失慈母然至勸像于石戶各模印
尸而祝之先生平日事丘夫人至孝凡得珍味夫人
未食則不食在公弗獲一稱壽乃自爲像跽而拜若

捧觴之狀者函獻以樂夫人之心至是葬祭祥禫一
弗愆於禮雖五十有奇而致毀若少壯人既卽吉燹
然曰吾仕養親而今弗逮于養何以仕爲北園舅氏
方舉進士乃命代奏書以致官政超乎泊平而弗以
爵祿滑其心文懿公禰先生爲彭澤流亞豈非以其
脫躐爵祿則同乎抑弗折腰督郵與庭抗監司之慢
遐風勁氣尤有契焉者乎

沐陽令周先生感傳

樊鵬

余讀太史公伯夷傳曰顏回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名堙滅而不稱悲夫未嘗不撫膺而長歎也嗟乎今世有生平碌碌無可傳述得所親捉影表章何異聖賢其有篤行忠信若尾孝喪齊寧落落無聞亦復不少不可爲痛哭流涕乎哉爲作周先生傳周先生諱盛字永昌號誠齋其先吳縣人也永樂間遠江南大姓實京師迺爲順天大興縣人先生童時卽諱禮容動遵尺度治毛詩爲府學諸生嘗謝客閉戶誦讀一日大雪無火擁衾端坐至夜

李聲益悲郊舍聞之皆歎以告里中長老自是爲里中所尊禮學成諸生盡心下之以爲周君冠首固當已而果然凡七應試輒弗中有爲流涕者先生口吟曰丈夫有命將奈何及歲貢入太學太學諸生亦心下之每試亦復首冠諸生然而終不遇也弘治乙卯選直隸沐陽縣令其治以敦大務絕苛刻又廉謹嘗有鄉人竊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先生曰汝亦人耳胡爲羞鄰里如是貽之斗米居無何里有遺物候還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人也一縣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令七年後黜告歸令未下飄然而行

民泣送之如失慈母此其人豈可與尋常競名聲趨
勢利者道乎哉歸而家居徒壁立顧終日陶陶賦詩
奕碁爲樂而大學士李公東陽大司馬曹公元與先
生爲文友李公子兆先才士又爲先生門人吁其爲
人又可知矣先生正統戊午卒正德壬申壽七十
有三子二人長禮次南女三人其季生二年而先生
卒逾十五年歸鵬鵬不識先生何如人然聞先生之
風于戴仲鵬氏詳已先生葬京西香山鄉八里庄鵬
曰人有言曰燕多忼慨悲歌之士又曰燕趙多奇士
蓋聞荆軻之風而起者信哉迺又有篤塞世所稱

者如周先生者焉仲尼云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
其是之謂乎居有溫溫仕無赫赫懸車之日貧而不
愠舍光隱曜貽厥子孫其古之有道者乎

王侯卿去思碑

陸深

侯姓王氏名卿字良佐太原人初有戎籍于弘農衛
遂以河南貫舉正德甲戌進士戊寅夏來令上海蓋
自德州之德平遷也令上海三年有薦於朝名爲
戶部主事去去而民思之侯敦厚質實所居不爲赫
赫名其治上海也循循然因土之故而辦上官未之
或知也侯處之淡然不疑無甚高深城府人樂親附
有以非意干侯者侯瞠目視而頰然變竟不一語其
人流汗走故侯之去行李才數簾爾舉之若囊槁葉
也民尤以是思之武廟南巡道路洵洵有緣以爲

姦利者戾抗諸邀索一不應第曰 車駕至日供不
供有令也何先事自擾爲竟以安堵他郡邑有坐是
得譴者縣糧長有曰闔頭闔頭者兜攬聚斂之首人
也其人必且材技尖僕候伺人意隙中之大率官取
闔頭闔頭取之糧長糧長取之民民輸十糧長輸六
七闔頭四三之歲罔虛日戾悉除去曰此假一手取
諸吾無取吾何闔頭之爲每歲里甲賦錢于田斂之
官以覓經費曰櫃錢櫃錢者官操其奇贏而出納之
諸行市賣有折閱者有入空券而待命者戾每公用
先簿直之給而後入歲杪羨餘且數請于上官歲運

災或出權餘賑之民以不傷時疫流行侯操善藥作糜粥躬行鄉落遍給之小舟獨行侍御簡少民初不知爲官也江藩犯順人心騷動侯諭衆曰江海潮汐非賊利也固無慮奈武庫何吾且有備乃以告訐人獲罪者許以鐵贖由是兵刃森然而民免科賦矣尤慎改作三年無土木之役舊民復甦公宇廨舍嘗曰取是居止已矣至于出令則曰令何可遽出出必祈于行行必祈于久朝自爲之暮自更之何以範民爲故終侯之任若畫一焉雖胥隸坊甲之人亦以不譁嘗語諸學官曰松郡文名尚矣講習討論諸生所自

致也。規程以煩三博士恤其家禮其身令定主之何
敢証也會有計偕士窘于行。者曰舉賢邑令責也。舉
而不能行焉。用令爲遂捐俸若干。贖之士用感激乃
若稀簡權倖抑遏刁頑理剔究滯躬親淡泊一用清
淨之治海俗幾爲之一變其德遠矣。深按上海古華
亭也地盡東海耕織之力甲天下人易爲富其失也
僭奢俗喜相雄其失也囂訟禮讓之風少衰於曩日
矣。故海之政也廉慎儉信所宜先焉。戾人品高有得
于誠意之學故言行咸鑿鑿而感應隨之彼巧飾以
捷取者繫民之心果何如也。又聞諸唐貢士周曰戾

嘗有言造化所甚惡者財也所甚靳者福也吾得之而不能享吾享之而子孫不克肖多多亦奚用吾見以利貽子孫而竟破其家者何限也嗟乎侯斯言也豈惟繫吾海之思哉耆老胡錦等合數百人發私財市片石以請曰陵遷谷變此石永存惟侯以永存深故史官也集于所聞良是故得牽聯書之碑樹之縣衙之右以長海人之思

常熟令贈太僕寺少卿王公鈇墓表 陳瓚

王公諱鈇字德威其先五季時曰安者爲將軍鎮婺州行部卒東陽縣葬其地憲溪後人因家焉二十五傳至通徒順天左驍衛季子睿娶郭氏生公暨維自爲諸生儻蕩有大志所與游皆四方豪雋譚論好稱奇節常日笑咄咄豎儒不足共天下事嘉靖庚子舉于鄉庚戌登進士第會胡騎薄京師公盛氣白大司馬願提三尺從行間擊虜都人士壯之尋上命如楚封八王道東陽上先人塚具酒食大會族里意氣逸甚壬子拜常熟令邑海壖大豪多藪凶命作姦監

司檄收之。公曰：網疎則魚漏，繩急則鷹驚。招之便，以
何諸大豪躡踵至。公盡貰其罪，俾隸署中爲爪牙。歲
癸丑，島夷入寇，吳中震動。公語諸大豪曰：爾輩罪百
吾不卽爾刑，以有緩急也。倘一日寇來，爾輩何以報
我。咸曰：願効死。公乃立爲耆長，俾部署子弟得數百
人。合邑中素練士教射，列陳至，盱食命工厲兵械，試
以擊刺，無不應手。糜者邑故無城，公請監司城之。甫
興役，寇犯福山，且內向市。人惶急走，公擁衆壁野，誓
以死禦。會邑簿李君宗昭有蒼頭安者，猝遇賊，挾毒
弩射殪三人。賊惴恐，宵遁。公乃親執，扶行。樂凡三月。

而城成明年甲寅夏五月賊由故道入薄城北矢礮
交下賊稍稍去公曰賊來未創也而去其懈我耳倍
繕具待之詰朝賊果突至公督兵出間道接戰斬首
數級賊潰走仲夏復入三丈浦大掠公馳羽書乞援
備兵任公環統苗卒應公駐浦七日會天雨將戰猶
豫卜靈棋決之繇口有客王孫夜叩我門以往應之
其福無倫是夜公果叩任公門請昧爽進兵任私喜
協卜亟從公請比戰大捷斬首百五十級生縛七人
溺死者不可勝數吳越中論勦寇功輒以三丈浦爲
冠自是公料賊必不敢復犯我卽犯成擒矣明年乙

卯秩三載當上計時方急公公乃止夏五月賊掠劊
邑方舟從吳門向尚湖還海上公乘劍起日暮虜乃
尚敢涉吾地耶吾不能坐令陽陽去時叅藩錢公泮
者素善射初寇至從公登陴耦而射相顧沾沾喜至
是錢從叟公公益奮倉卒召諸耆長各率所部揚小
艇數十追躡賊偵我入隘中出不意夾岍攻我時獨
耆長數人從公前諸健兒皆後數人者力鬪死公奮
擊及濇不克進怒髮上指瞋目大呼而刃剗公腹中
矣錢亦闕而死時公年四十二監司列其狀聞于
上上重死事詔贈太僕寺少卿

製文造祭賜長子汝
佑錦衣百戶世勿絕

江陰令贈光祿寺少卿錢公鏞傳

錢鏞字鳴叔顯陵衛人也其先籍浙之安吉七世祖
喜興 國初以功授荊州左衛百戶已徙承天護

顯陵而鏞家在荊州父最生鏞絕穎異讀書一過目
不忘年二十六中嘉靖己酉湖廣鄉試庚戌登進士
第壬子出知江陰鏞性剛果遇事敢爲時倭夷亂浙
東 朝廷置督撫大臣鎮之鏞度浙直唇齒地彼有
備賊必西向亟請繕城待之明年癸丑城成而賊果
犯蘇松又明年甲寅四月賊掠江陰鏞遣兵逆之斜
橋三戰却之賊不敢偏城退營於定山會歲侵江陰

羣盜亦起。錚恐其翼賊稍招輯之，誅其魁而解散其餘黨。是年冬，賊據柘林。明年乙卯春，賊自柘林入三丈浦，騰陸疾趨青陽鎮。已賊艘在三丈浦者為參政任環所燔，乃奪民艘南趨。無錫攻無錫城不克，又還趨江陰。錚禦之於石，撞矢盡，繼以瓦石。錚被創猶闕，賊遂遁去。錚策賊意未滿，當復來，預營華墅而陣。賊果復來，官兵斬首九級，相距久之，死傷略相當。乃更合常熟賊三千人，析其半寇靖江，而餘航蔡港入偃城。錚業領檄援靖江，得報亟還。江陰賊已度大橋，明日攻城。城守固，賊移營蔡涇，距城九里，焚掠四野。烟

衛藏天錚從城上望之君指誓曰剪屠烈矣奈何與
此賊俱生耶乃騎而背城決死戰時狼兵與所募甲
士僅千人先是狼兵驕錚素折之至是乘其薄賊故
望風潰走錚自督其所從卒其有仁起錚墜馬復躍
而上賊戟之下死焉時六月十三日明日縣人求錚
屍雜莽間不得有識其印囊於肘者與之歸緝其殊
始成殮巡按御史周如斗上其事於朝詔贈錚光祿
少卿蔭一子錦衣衛百戶立祠江上歲以春秋祀錚
死年三十一妻趙氏先錚死二日生一男子於家歲
餘亦死錚無子以弟姪襲錦衣百戶

霍丘良令林君一陽墓表

洪朝選

君諱一陽字復夫漳州漳浦人其仕爲霍丘以調遷也曰良令都御史楚侗耿公所表也霍丘赤縣而文物不顯獨吏農省祭至四五百輩持令長短與抗禮連敗二令君至班肅而後入屏側而後坐抗禮之風遂絕士于無明師雖諷佔俾業舉業率愔然津涯罔知攸涉君爲指授訓釋導以作文樂矧未暮年文風稍振田生旣霑遂爲知名士邑氓敦朴而附鎮開順阻山出礦椎埋盜斂鼓鑄之奸視它邑爲多君爲曉諭詔告所以本業保身之道甚悉氓俗遂變徭役高

下織鉅例傳籍前令受貲濡手由此冊役不相應既
破家以產相隨屬君立變其法按籍貨與氓調令相
得氓以大蘇其他建學閭行鄉約保甲法正鄉飲酒
禮釐私秤積公廩先後舉行邑人相謂數十年未見
有令如君者會遷王官去既去而邑人思之不忘爲
之立生祠以祀君者六七區逮萬曆甲戌去君遷官
丙寅八稔矣猶求名公文以志其碑既歸杜門掃軌
不通交遊之籍不預宴嬉之會雖居闕闕中有司罕
識其面獨與太僕少卿朱君淡菴遊而與一二學子
輩談說義理學問宗人習其行淫放侈僻之事不待

禁而絕鄉人有不善畏君知多自改君自少卽慨然
有志於理學行古道惟恐不及家故儒者君又喜儒
舉止步趨一準於儀則其仕其歸莫不以古道官七
品任兩官四壁蕭然猶故儒生也由是部使者絕無
知君君亦不求人知家居十餘年長吏高君之風式
君間者僅今山東道御史舊令房君寔一人而已始
君爲霍丘而都御史耿公爲督學使者江南北輔郡
畿邑守令以百餘其高者厲蠹銳其下者飾供帳巧
趨媚公悉不喜獨稱君治行而故事使者不復命不
得薦人君罷歸耿公獨刺心君下世之二年耿公來

爲吾省都御史下車出教下漳州曰其行縣勒石題
林君之墓道云明霍丘良令林君之墓有司以禮致
祠而以表墓之文委予且覈其行實上督學憲臣令
祀之鄉賢縣刻石請文上行誼督學憲臣入祀賢祠
具如教於是君在事循良之績與夫居鄉靖重之操
一旦見褒顯云余嘗觀宋時歐陽修之論吏治以富
醫貧醫不能愈人病能愈人病爲况其言深切曲中
又嘗讀我朝崔公銑之論吏有五楊公一清之論吏
有三一何與歐陽子之論符也豈非明治體達國論
士哉又嘗惟漢世去古未遠風俗宜醇厚而貢禹在

當時已有居官而致富者爲雄傑處家而得利者爲
豪雋之言亦何惟於今之靡靡也然國家既有黜陟
之典以計吏治又有崇祀之科以覈鄉賢今舉措得
其人吏治宜興士行宜悻願如君者以循良見黜於
世而沒身之後乃見褒顯併其居鄉之行而錄焉士
苟願爲君子其毋徒取快於一時之耳目求悅於庸
人孺子之口以俟百年之公論後世之聖賢哉然則
耿公之爲茲舉豈徒風厲一時之賢守令其殆淑人
心回世道之大機也

送王邑侯儼序

王樵

邑于江之南稱地僻而俗淳者曰宜興金壇宜興里
山複湖其水滄演其田美千畝竹千樹茗山居千章
之材其富皆可以擬封君十家之墟有藏粟蓄緡之
室無飛鷹走犬彎強用長帶劍之民金壇襟洮瀆而
浸句曲附山之民梯山而田塌泉而灌山水時滿則
潰畝泛穰南出不十里卽萑葦之鄉圍土如槃孟而
稼其中以與水爭尺寸之地不勝則鞠爲洪波而百
石之舟揚颿而出其上其無水旱憂而號爲上地者
不過十之二三而已以故金壇爲儉縣無物產之饒

末業質遷之利區區以土爲命豐年猶不足以補賦
大抵然也西蜀王侯知民之艱順俗之愨治以清儉
民以寧一水陸置郵舊供以民勢陵其弱猶侮其愚
橫需立辦適當者破侯曰是不可計糧輸金而代之
以官乎 國初制額名田七而王田三田之有公私
猶戶之有軍民不可亂也均稅之議誠見王田之困
也而名田有勸征矣有馬芻矣有絲直矣有夫征矣
有驛傳矣歲五徵焉不爲不繁矣而合軍興急缺之
所加派又不止於五也困視王田等耳不登之上本
稅猶艱而况加乎侯曰是不可審議而從衆以衆爲

公以行而無後言爲允乎役十年而編例也稅比年而割時也宿憲先期而飛詭織寒併應而重累侯曰是不可通之以一而均節其力乎往役者聽人之義吾邑里百三十有六在市曰坊坊六而其甲六十其義宜均而近有偏重侯曰是不可均班以田番上以月使無獨優之里獨蹙之家乎侯之政宜民而民之頌侯政其大略如是乃隆慶壬申六月侯擢司寇邑佐常君黃君造予請有志焉予曰是固邦人之心也敬述其得諸邦人之協論者如此云

公諱儼字若思號齋齋四川威遠人隆慶戊辰進士

弱冠尹金壇清簡峻絕不與人交一言惟教方麓先生邑民素弱久屈于豪右莫敢吐氣公甫下車爲伸之豪家奴屏跡民始有生氣矣邑中多弊政一一釐革之振作士類在任五年終始如一但疾惡太嚴豪通新鄭媒孽之止陞南刑部主事後歷官福建右布政使其治行多在湖廣廣東二省云方麓先生與人未嘗輕假一言其文如此則其人亦可知矣

武進縣丞劉亨傳

亨字嘉會廬陵人博通經史洪武十五年以賢人君子徵辭親老歸養久之復舉經明行修入對稱旨命說書華蓋殿尋言事忤執政出爲壽州訓導三十一
年冬建文君詔求言上言文武並用久長之術多
見未用陞武進丞脩學政課農桑恤孤寡表節義毀
淫祠縣旁作善教坊再思亭風厲民庶訟省野闢流
亾來歸建文三年賜璽書縣民李德茂馬何寶作亂
曰郡守毋令滋漫率衆擒首惡戮之諭降散其黨靖
難後遣使勞以金帛旣而罷歸亨遂杜門不復出有

爲亨修永樂大典者力辭疾湖廣廣東聘考試官皆
不就宣德 御史復言亨學行雖老可爲師表官亨
造朝自言年將八十不足任教事 上曰伏生九十
尚傳經八十爲教官何不可亨懇辭吏部尚書郭璉
曰孔子言老者安之朝廷豈少此一人宜聽還鄉自
便得歸正統中年八十二卒

長洲縣丞劉幹傳

劉幹字孟楨修武人先授岷府紀善永樂初浙西大水幹從夏尚書原吉來治改長洲丞兼理農事秩滿以母喪去官民遮畱悃切事聞復任幹宅心仁厚性操廉白每出勸農周行騰壠呼老叟問所病苦慈孺之色溢于顏面所至民驩迎曰父母來矣歲饑民輸後期上官譴責以身當之曰此丞之急職也請代其罰人有過當笞惟喻以理終不下鞭箠無不心服縣居不障風雨敞於惡食居之泰然洪熙元年卒于官無以爲斂邑民歲思敬等殞之頓于郭西僧舍反將

歸葬士庶陳奠道殤悲悼若喪所生士人郭儀因人
心眷慕之深留其衣冠於半塘側聚土葬之名曰劉
公墩詳見郡人樓文淵所撰墩記

沛縣主簿唐子清傳

唐子清沛縣主簿也不知何許人在沛有善政民愛之知縣顏伯瑋令沛專調兵食一切邏察事皆付子清靖難兵執子清欲殺之將兵者欲且留子清曰吾願從顏令於地下死之

金壇縣主簿申鑄傳

申鑄字鎔範性端嚴有家範諸子自鬻校歸猶俾之
入田力作曰使知所本嘗以嫁女使長子持數十金
入臨清市奩具遺其金反命曰道遇談易者悅之遂
忘金卽置不問以吏事就選仕爲金壇簿主徵稅先
是入穀之量恒溢怒曰是焉用量爲也命概之百姓
稱平主計者置金米中冀入賄發之抵罪宿弊頓革
屢獲優獎偶遭疾數日漸劇歎曰吾居官不苟取今
死何以歸葬耶子淵見其危也權辭曰適有餽兒臚
者幸勿憂大驚詣曰汝敗吾平生矣遂面壁臥叩頭

百解之竟不返顧而卒今兵部員外郎凝乃其曾孫也魏人咸曰申氏益有世德云

沛縣典史黃謙傳

黃謙亦不知何許人以儒生爲沛典史果敢能戢下
知縣顏伯瑋禮遇之益効力盡職靖難兵欲執至徐
招降謙感顏知已願與同死死之

沐陽縣典史周鑄傳

先生歟。鳳成生五六年。客有舉其名。戲曰。周鑄九鼎。則應聲曰。舜彈五絃。識者固知其不凡矣。稍長。學春秋于鄉貢士。慕應祥。不數月。悉通其義。例然厥科。舉之習益務博。極羣經。及史子。摛獮剝。別以酒以採儲爲已。有山峙海合。發爲文章。汪洋恣肆。適厲峭絕。結屈盤紆。如山澤氣升蒸。而爲雲霍。忽騰杳彌布。六合雷轟電掣。萬恠呈露。須臾廓然消散。天宇朗豁。汎無一迹焉。讀者初莫知其端倪。徐而察之。其有不合乎法度者。益鮮矣。學者連州跨邑。交走道中。先生

隨其材之高下誘掖摩厲率多有成正統六年浙江
柯察史屈先生爲子弟師乃真先生名承差籍中以
避嫌先生固辭竟不許滿三年上吏部時沭陽榮襄
伯金濂方尚書刑部初設奏議科辟先生從事其中
且使二子師之凡政之未允獄之有疑常與密議焉
例止得驛丞先生固不樂乃謝病歸十三年閩寇鄧
茂七作亂攻圍延平時僉都御史張楷參二劉一陳
三都督軍以討之栢賊葉宗畱咋諸途陳都督敗死
請濟師制詔寧陽侯陳懋拜征夷將軍帥保定伯梁
瑤平江伯陳豫都督同知范雄都督僉事董興左右

四將軍刑部尚書金濂參贊軍務大發兵往討之金尚書乃聘先生寘幕下凡籌策號令調度賞罰文檄悉以委之殫竭忠膂彌縫匡贊知亾不言十四年春師次建寧而鄧茂七先爲延平官軍所殺餘黨推其兄鄧伯孫爲主幕府議進取諸將言人人殊先生曰閩地林叢深阻山石硤确曾不得方丈之平以託足其勢不可成列以趨接軫以驅也而賊窟伏草莽伺間竊發官軍單行星散首尾縣絕卒然遇之將生致潰敗矣宜軍便地爲營遣人四出招降者復縱令相招明立賞格能擒殺其黨與斬敵同其有負固不服

者然後進軍剿之誅其首惡舍其脅從其衆可不攻
自破矣幕府如先生策多所擒斬降者相繼衣冠之
族污蟻于賊者先生爲之湔洗全活甚衆有老人言
賊在尤溪山中欲降宜遣人往可撫而有衆疑憚之
莫敢往惟先生與千戶龔遂奇毅然請往率數騎入
深山中可五六十里至老人家或言老人亦賊也遂
奇恐欲起去先生不爲動徐呼老人諭以禍福老人
闔家叩頭謝以有且設草具先生飲食意氣揚揚如
平時食竟徐起就馬抵巢穴盡降其衆而還是日遂
奇食已不能正七箸道謝曰某生長行伍身經戰者

以慮十數常自謂天下健兒今日乃爲儒者服矣蓋
初發難時凡不從賊者皆死老人先從賊作賊屢敗
乃請降爾又賊將張留孫勇而健鬪自茂七起事常
在行間伯孫尤倚仗之先生乃寓書留孫告之逆順
許其自新使謀佯若悞者傳致之伯孫伯孫呆疑留
孫殺之由是賊將人人自疑棄伯孫來降伯孫竟敗
執賊衆遂散閩地悉平師還幕府上功兵部時新被
狄難用事者方大保護京師之功格其賞弗行久之
始授沐陽典史初僉都御史王竑董漕事而巡鹽兩
淮監察御史練綱與竑不相下揚州知府丘陵素爲

茲所厚綱每以吏事責陵輒舉先生以爲况陵以懇
于茲茲銜之未發也景泰四年先生以潛行道中茲
令人錄先生行橐得白金三數錢文致爲民財先生
度不可與辯引垢誣服家人訟諸朝事下法司讞天
順元年更化先生事白復官因致仕歸先生年益高
德益邵文益奇四方求文者日集其門崖鑄野刻照
映山澤部使者若潘杲時具書幣走吏卒候起居先
生往謝則處以賓位送迎必及門儒者榮之先生孝
友誠愨事親色養備至親卒身負土爲墳畚鍤不去
手鄉人義而助之逾年墳高數尺廣千數百步樹皆

成林用古人族葬之法令兄弟子孫叙昭穆以葬不
限居之同異曰吾親所生惟兄弟二人吾何愛數尺
之地而令遠吾親乎莘川先廬火遷居桐村先廟而
後寢嘗疑朱子家禮四龕以西爲上之說循習唐制
非古禮也乃爲三龕中祀所繼之宗而祖禰以昭穆
處左右門人以問先生曰此固朱子意也其祭用古
今禮先生天分絕人書一過目則背誦如流終身不
忘爲文章未嘗檢書一事不悞竟死聰明不衰燈下
能蠅頭細書詩文數千篇皆手自選錄其立意造語
往往出人所不到學之者弊精苦思終莫能近之嗚

乎天之降才也得其全者寡先生之修于身行于時
傳于後者不專乎一本末咸具可謂茂德懿才矣然
以前跋後竟與時相齟齬竟弗克大究厥施惜哉
遂竒好學善屬文居貧受徒自給征閩回口不言功
默默守故職貧益甚時 獻皇帝歸自北狩 景帝
尊爲 太上皇居南宮一時用事諸大臣方倡興于
之說遂竒獨草疏請還政 獻帝未上而語泄 景
帝大怒下遂竒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學不能
行者數年 獻帝復辟始授指揮僉事云

應天府學教授賀公鈞傳

王時槐

賀鈞字信夫江西廬陵人正德丙子鄉舉性敦厚端
謹居父母喪哀毀苦塊三年家人嘗失火亟取累世
神主奔出他一無所問爲麗水令除苛弛刑而重德
教見上官不能俯仰隣郡內閣張公方赴召馳傳絡
驛鈞獨不一見改應天教授日與諸生講學必依於
孝弟忠信聞者畏服贊儀悉却之有強之受者則曰
吾聞諸生中某貧某病某不能婚葬若能助給之卽
惠我也他日諸生受助者來謝則大喜以爲古道友
誼今乃復見又嘗自捐俸以賑寒士南宗伯涓厓霍

公聞其賢深加敬禮贈以文稱其辭不飾以屏偽禮
不稱以崇質俗不諧以自立儀不炫以衷孚誠求自
得而無外羨云應天府志列名宦傳中暮年與東廓
念菴兩峰師杲見川諸公論學不倦鄉評推爲篤行
長者所著有龍岡摘稿子經舉進士官至廣西按察
副使解組歸乃執簣布衣劉兩峰先生之門士論高
之聖老益勤益能承其家學者

華亭楊教諭訓傳

喬世寧

教諭公名訓字汝學姓楊氏吉安泰和人文貞公之
玄孫也 國朝相業稱三楊而文貞最著 昭皇帝
時嘗賜勅傳其子孫曰令爾子孫與國咸休益特恩
云其後傳四世而有教諭公教諭公年十歲卽能記
憶文貞公言行已乃讀勅諭輒悲憤泣下曰吾家賴
先太師受 國恩特厚吾不能繼揚前烈其如先太
師何乃十四而爲諸生有名家又故多賜中秘書也
于是益廣覽古今學士家言習聞國家故實明當世
之務故文詞數試高等諸生皆避讓公而公性剛鯁

不妄交遊後進者益憚公遠之已見公坦直無誑也
率就決疑事或持其文決試等高下公試言某甲某
乙率奇中或又決其人後當善敗率又中于是諸後
進者率又多親公是時人謂公立取高等無疑然顧
數試有司數不第歲甲午選貢上禮部非其願也故
事歲貢生皆授訓導官會有大臣建議命吏部第其
文高等者學正教諭公卽以高等得教諭華亭華亭
俗故侈靡士餽遺學官已卽散設遇學官禮敬衰矣
公持已嚴重立規條數十督正諸生諸生不敢以餽
遺餽公諸被獎與者率取高等而又以義氣倡諸生

一時恃公爲緩急有司卒無敢凌轢諸生者每御史
行縣至皆重公文行注上攷顧以不能折節鄉貴人
以公爲簡已以故久不遷旣仲子載鳴舉進士爲潮
州府推官公以爲能守先太師之祀也遂益無復仕
志時時遊九峰三泖間詩酒爲樂而自華亭遺載鳴
書曰夫推官者法吏也法生殺人易耳能不枉者難
也今用法者鮮能自鑒也卽能自鑒者又不能達上
官意指也若是則法安得無枉哉爾小子慎無以爲
也吾往者亦欲以功名自見于世顧乃今無所陳列
低徊而不能去者徒以先太師故也吾今乃可以休

矣吾聞長老者言仕不貴世胄貴世德也爾小子其無忘世德終其身報明主之賜吾即歸無所復恨矣久之始遷爲黎山王教授歸過里中日名里中長老故人飲謹甚遂不就黎山無何疽發背卒壽五十七歲豈所謂高才困阨病自内生者與臨卒時諸子弟議銘旌宜書教授公厲聲曰我未嘗之黎山安得以非禮加我乃竟書教諭此類曾氏易簣事否邪後載鳴陞吏部得贈公考功員外郎而公故號天柱山人今縉紳中置教諭考功郎不稱稱天柱山人以公志業高官不足稱云公上世華陰人南唐時侍郎輅

者徙廬陵至宋時允素又徙泰和徙泰和十三世而
有景行者仕爲翰林待制景行生公辰公辰生子將
子將生文貞公文貞公生稷稷生昱以廕爲太僕寺
丞昱生雯雯生敷論公敷論公有三子而吏部君能
世其家教論公所著執齋稿朝天稿教吳稿指衡稿
凡十餘卷蓋自以遭時不偶故著書以見志云 喬
世寧曰余攷論 國朝名臣文貞公蓋多社稷功云
其大者 章皇帝自武定歸也羣臣爭言襲趙者用
文貞議趙以永存余多其定國是危疑之際且海內
以此免兵革之禍其功澤至不細矣其子孫宜有厚

報顧其後歷三世而不甚顯至教諭公才足以顯者
乃又以一學官偃蹇終身以死何邪今觀五世之後
吏部嗣興又何其赫赫聞也斯先世之遺烈非與嗟
乎黃河之曲其浸百里蟠樾之木千歲一實文貞之
流澤益深遠哉益深遠哉

江浦教諭祝先生金墓表

周叙

先生諱金字廷心姓祝氏括蒼麗水人祖亮元處州
路經歷父彥方安陸同知先生資性純厚幼不妄語
九歲通小學論孟書甫志學盡讀諸經及于史年
十八不遠三百里師事金華宋先生景濂逾四朞學
成始歸宗太史甚嘉與之洪武甲寅同知翁與郡守
臨安郁公斌偕坐累謫役鳳陽先生卽從故里攜貲
裝往代勞役明年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郁無他子
弟侍側疾革托以身後事旣歿先生爲經紀歸其骨
于家已而同知翁亦遭疾先生日奉湯藥夜則顛天

洒泣悲哀求以身代翁瀕危數四時盛暑衆莫不勸
預治喪具逮夜將半翁忽大呼曰金何在於是絕而
復甦人皆謂先生孝誠所格已而翁遇寬恤恩復任
遂引年致仕既歸感末疾弗能起先生遍求良醫乃
調膳饘侍寢左右衣不解帶者七載如一日父歿哀
毀踰禮母夫人懼其傷生越四日強之食乃啜粥治
喪不用泔屠葬祭一遵朱子家禮寢苦塊三年哭泣
之聲如初喪其奉母夫人也備極甘旨之養母歿哀
戚之情一如失怙凡親平生所嗜終身不忍食遇忌
辰必先期齋沐致祭畢哭慟不食者終日其至孝益

天性云處兄弟極友愛仲氏嘗求異居室廬田園從
所擇略無難色鄉有豪橫恒假虛詞肆誣構者先生
正言反覆導諭之其人卒化服郡邑兩舉不就築室
白溪山中自號蒙山處士有終焉之志久之與仲俱
被徵仲應詔授秦府紀善先生以疾固辭歲己卯郡
守劉仲廉邑令周又玄屢造謁其門請先生分教麗
水邑庠不獲已乃就至則周令特爲構樓一區處之
環棲植竹萬竿乃更其號曰萬竹山人端居講堂嚴
矩度勤訓誨解惑析疑隆冬盛暑弗懈由是人才輩
出盛於昔時改江浦教諭邑居大江之北學舍至壞

瀾不可居先生修葺廢墜教育之方視麓水益加承
樂辛丑滿考乞致仕從之先生學問該洽操端識明
每賓興之歲藩方爭聘爲試官所歷四川河南江西
福建皆稱得人而江西尤盛平生教學者以持敬爲
主雖謝事家居筋力漸衰晨必冠帶詣家廟肅揖一
月之朔望必造先塋祭掃鄉黨宗戚相顧者未嘗以
毫疾辭所著詩文若干卷皆溫純雅正類其爲人距
生以元至正乙酉四月二十二日卒於永樂癸卯二
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九

深陽縣學教諭秦公約傳

秦約字文仲其先淮安人宋直龍圖閣觀之後始遷
崇明其後再遷崑山父玉字德卿業儒有至行門人
私謚孝友先生約至正間官崇德州教授洪武初應
召試慎獨箴拜禮部侍郎以母老辭歸再以寶鈔束
幣徵詣京上疏陳乞復書院書堂義學例當復守令
之選另立一科四十蒞職百日舉代郡邑三年造冊
與志書同進以備國史採擇上悅以約年老難任
繁劇計五百里授以儒官得深陽教諭御史練則成
待制吳沉薦約宿學道老合在館閣不報在深陽八

年請老歸卒約文章務求理勝而詩尤工張潞公貢
師泰尤所推重所著詩文曰樵海集別有師友話言
樵史補遺孝節錄詩話舊聞崇明志

句容縣教諭胡公璉行狀

梁潛

公諱璉字商用胡其姓也筠陽衣冠家惟胡氏世有積德至公尤克自樹立爲人魁梧奇偉身長七尺虬髯奮張論議英偉見者爲之易色性孤騫傲听不曲合取容當世然聞人善如已有嘖嘖駁之恐後大夫士與公遊者行或有涼德輒曰胡公其知之否言未幾公已曳杖來痛詬弗已俟其人引咎自責復怡然咲曰友道貴直非訐也平生不尚華麗大布之衣服果之飯澹如也少從豫章陳仲易學尤邃於易然兩弟偶於有司當時莫不惜之未幾元季兵起杜門索

居惟事親爲務母喪終制弗御酒肉父族歿於括蒼
時道阻不通公蒙難踣躄走二千里卒負骨以歸人
人歎異之歲癸丑五月袁州僞帥歐祥遣右丞劉敬
襲筠陽據之一時名流皆爲所羅否則必遇害公獨
斂迹遜去甲辰冬 大明兵至江西諸郡望風納款
大將軍分兵告贖聲言不亟降者屠其城劉敬聞之
大恐計無所出則謀掠士女金帛火筠陽退保新昌
城中民皆惶懼晝夜號泣公知事急乃往見敬麾下
僞院判雷均正員外袁友德曰汝等乘時竊據今日
復能有爲乎恐首領不保奈何友德且駭且問公曰

事已迫矣不早爲之所恐豈免釜魚須臾不復有生
意笏城旣不能保况新昌乎且天命人心已歸 眞
主觀其用兵可知矣大將軍兵之所至無攻不克無
戰不勝迅若電埽汝等固戕此一城生聚然汝亦固
迫就縛矣知者貴知幾失其幾悔無及也友德默然
良久曰君言是也然右丞不我從奈何公曰大丈夫
行事苟可以濟衆爲之不顧第往說焉以納汝忠否
卽佯以獻友德等如公計往說敬敬懼而從先詣督
府投書而難其人輿論莫若公遂要公以行瀕行公
難之曰吾行矣恐汝等先諾後悔城中禍福未可知

也友德叩頭誓曰天地鬼神昭布森列有違斯盟家
無噍類公於是乘傳至臨江以其事白于大將軍深
喜欲卽官之公苦辭不敢願且歸速敬等來降乃賜
衣一襲俾還筠陽於是敬等相繼出陟城中以戶計
者十萬以口計者五倍戶之數皆懽然相慶以爲更
生至今遺黎故老告其子孫曰若等得廬爾居佃爾
田胡公力也洪武八年擢教句容直諒忠信士子化
之未終三年淹以疾歸每撫膺歎曰吾乃止於是命
也自是無復畱心世事衡門之下觴詠不輟萃易詩
書諸家說析而係於各章之下於易則又以程朱之

論會通之而及其繁識者謂其得四聖人意諸史百
子手筆者二百餘卷每呼其孫振指視之曰卽不諱
後遺汝以此矣賦詩爲文間存其稿年七十有五得
疾遺命其子治喪不用浮屠將易簣親友環視強之
曰灼艾或可起公舉手加額曰君子貴知命某年七
十五得全歸宜矣言訖遂終時辛巳三月十八日也
傳有之曰活千人者其後有封公以剛明正直之德
邁往卓絕之見雖不獲盡用于時然筠城數十萬民
得以保其父母妻子其功豈小哉子知公之子孫不
食其報不止也

訓導王行傳

王行字止仲吳縣人家素貧賤父某爲人離藥挈行
自助行時數歲閱藥千品悉志其名品主媪喜聽裨
官小說行默記數本暇卽爲媪誦之主異焉試投論
語一帙翼日已成誦遂悉所儲書恣其披閱三年辭
去授徒城北一時文名大譟尤善談論對客抽繹經
史援據古今纒纒不窮然家徒壁立几無畱冊叩其
所自曰向得之藥主人耳洪武初郡學延爲訓導諸
生心頗易之以五經藤進問難行隨問辯荅無有凝
滯衆始驚曰王先生非詞章之學也郡守魏觀土觀

先後薦于朝不報晚歲將遊金陵或以時情區勵勸
止之行不顧竟往館於貴臣藍氏藍得罪行亦坐死
行有文武才尤喜論兵負其所有以訖于難君子惜
之所著有楮園集半軒集學言稿通意宜資墓銘舉
例唐律詩選共若干卷

鳳陽府學訓導韓公忠傳

李濂

韓公忠字景賢祥符人上世居趙州之韓村祖某仕元爲儒學提舉至正兵亂徙河南通許之棟城洪武元年始貫祥符公生未滿晬喪父時兄甫六歲門祚幾墜賴母姚守節不嫁迎外姑黃相依撫育二孤克底成立云公志行峻潔成童時晨興赴學出里門拾金以銀一持回白母曰待尋者至與之少頃里人高氏號於路曰新婦歸寧遺失金鳳釵一疇其拾者公應聲還之鄉閭高其行弱冠受尚書於郡博陳彥衡得其要義永樂庚子中河南鄉試明年會試下第卒

業成均納交海內名士問學益克甲辰 文皇上賓

仁宗臨御改元洪熙勅國子監祭酒精簡太學諸

生學行醇正長於撰述者十人聽用六館會舉七十

八人三試彝倫堂公皆在首選乃奉旨同進士劉謙

等持節江南諸郡纂修 文廟實錄逾年嗣奉 宣

廟特旨就便采輯 仁宗昭皇帝實錄一併進呈事

竣還朝史館嘉之宣德庚戌會試公名在乙榜授湖

廣棗陽縣儒學訓導迎養母媿于宦邸亾何母卒扶

柩還服闋改鳳陽府儒學訓導矩範端嚴士習一變

久之有退休志乃上疏乞歸得致仕時年五十有五

而翰林院修撰吉水劉公儼爲文贈之稱其文章可
以範世風節可以表俗君子以爲無愧云公之歸也
行筭蕭然惟圖書筆硯而已敝廬二間不蔽風雨乃
教授於鄉以自給扁其座曰硯田志無它也河南巡
撫都御史慈谿王公來聞公名禮聘爲子師辭不往
郡大夫敦請爲郡志總裁儀幣及其門峻卻之其介
特如此公博極羣籍尤長於詩平生累千百篇皆冲
淡典實無雕刻綺靡之習自名知恥藁安貧守道怡
然終日年九十神清體健鏗下能作細書而湖南淮
西兩屯文武士感德慕義問遺不絕忠信之行入皆

鳳樓集 卷之八十三
稱之無間言

論曰余夙聞先生高風數訪其子孫求事實久弗得也頗以爲憾比者鄉進士陸生東持烟薰殘帙一束至云得之一巧者問其姓名實先生之後裔也展讀之乃韓氏族譜暨松江太守黃平衡夫爲公作畫像記陽武訓導陳頌永之爲公作贊二子皆名士紀載頗得其實因撮其大端而爲之傳嗚呼今公之子孫衰弱垂絕幸猶有一巧者能藏是煙薰殘帙而不至湮沒也

集太史編輯國朝獻徵錄卷之八十三 終